



皇明書卷之二十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上

黃忠宣公福山東昌邑人洪武中以鄉舉入官以龍
江衛經歷上書論經國大計稱上意超授工侍
郎建文帝特信用靖難後李景隆於上前目
爲奸黨福厲聲言臣罪固應死但目爲奸黨則非
是上不問復官踰月陞尚書爲都御史陳瑛所
詆改行部尚書四年征交趾轉軍餉旣郡縣交趾
以尚書掌布按二司事視民如子勞來訓飭躬勤

不自明書 卷之二十三
不怠政令條畫同其好惡一主於寬簡戒郡邑吏
專意撫字曰此新附之民也中朝士遷謫至咸見
溫恤疾病者親造視之恤其貧匱拔其賢者與共
謀議及以化馴其人爲中官馬騏所詆 上察其
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耳不問 昭皇帝卽位
手詔召還曰卿老成人久勞於外朕亟欲見卿蓋
福在交阯至是十有九年矣交人扶老携幼走送
之皆號哭不忍別宣德中交人大弗靖言者謂交
人思福如父兄敕福往宜可無煩兵而定上以爲
然時福方持節出封親藩卽召還謂之曰昔先帝

念卿千里召還朕豈欲遠卿顧遐方弗靖卿遺愛
在交交人思卿如父母卿強爲朕行以工尚書兼
詹事出領鎮比至柳總兵戰沒而尚書亦被執賊
見之驚泣下拜曰乃我公也公不比歸我曹不至
此言已皆泣尚書正色諭以逆順禍福咸曰業至
此誠不能自還乃餽白金餼糧肩輿衛出境至龍
州盡取賊所遺歸之官還爲工尚書及總漕河上
書言宜屯田以省漕語具漕河中上將章示西楊
曰福言智慮深遠六卿中今誰倫者士奇對曰福
受知 太祖最先大用爲人正直明果一主於國

家生民初建北京綏撫凋瘵比總藩臬撫安新附
才德兼懋稱大臣誠諸卿所不及今年七十新進
少年高坐政事堂揚揚出入福四朝舊人乃奔走
勞悴殊非國家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
此言卽改南戶尚書兼南本兵 英宗卽位加少
保叅贊機務留都文臣贊機務自此始福鯁直不
阿憂國之心老而彌篤 上命觀戲曰臣性不好
戲命圍碁曰臣不能問何以不能對曰臣幼時父
師嚴第督教讀書不學無益事所以不能 上默
然故不得在左右而諸舊人咸頌共推之解學士

疏羣臣行惟福無貶辭在留京事先期籌畫傳襄
城伯行之襄城亦敬信惟言是從然視事事皆從
襄城伯處分噤不出一語或以爲言福曰體當如
是且汝見守備何嘗有一事錯其讓善如此文貞
告還鄉掃墓過留都見之福走出見大聲曰公誤
矣公誤矣文貞愕不知所出請其過福以手距地
尺許作小兒狀曰 天子僅如許長公大臣秉鈞
顧當有遠行耶公亟還可也其體國誠至如此成
化初乃卒贈太保謚忠宣福秉心正大義利之際
介然俸賜悉分贍姻族屬續之日室無百緡天下

士大夫無識不識咸然信以爲君子云

吏尚書張統陝西富平人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爲太子所器重雲南平以爲右叅政陞布政使滇故夷方又新造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壇祠公署上下儀制經費程度皆統所裁定夷民孚說遠近安之中朝衣冠謫徙雲南者厚爲存恤至者如歸秩滿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上賜璽書勞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今有年矣言出則諸蠻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來治行爲天下十二

牧之首故嘉汝績命仍治雲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金爲道里費建文帝卽位召爲吏部尚書滇人思慕如失父母時朝廷更化旁求四方遺逸集闕下悉委統識鑒精明振枉抑拔淹滯量才受任各得其宜士大夫起謫籍者舉彈冠相慶忻忻焉被旨試翰林編纂官得楊士奇策大喜曰明達時務此王佐才也奏第一成祖卽位召統及戶部尚書王鈿諭曰卿二人事皇考久習朝廷故實今老矣其解職務給尚書半俸居京師時政戾舊制者直以告無隱稱朕厚望老成之意統出詣吏部

後堂自經死

胡忠安公澗字源潔直隸武進人器識宏遠端重有

沈慮

建文中爲給事中靖難後轉都給事初

建文大遜時宮中指言帝崩已漸聞遜去諸舊臣

又往往長遁

上大戮建文諸臣乃大疑不自

安念羣臣忠實詳慎無如胡給事者乃遣給事中

澗巡天下名訪張儼偁又名頌爲善陰隲孝順事

實于天下然實察人心及建文君安在故澗軌迹

遍天下卽窮鄉下邑靡不造也時傳建文君在滇

南以故澗在楚湖南最久丙申秋還朝內艱起爲

禮右侍明年巡江浙又明年巡均襄還朝會上

駐宣府澗馳謁行在上已就寢聞澗至急起披

衣召入相勞苦賜坐共語澗爲上歷歷言所至

山川道里郡縣民情謠俗以至保國安民之慮咸

具以爲他渙然無足憂也上疊疊聽不倦比退

漏已下四鼓矣先是傳言建文君蹈海去又分遣

內臣鄭和等數輩下西洋物色之至是乃欣然不

復疑已又命往留都察監國事有安儲功語具帝

紀中昭皇帝卽位或傳澗監國時有密疏者疎

薄之轉太子賓客祭酒南京已而閱宮中章疏見

其章乃大喜謂澗忠慎乃如此朕不及知也欲召
用而崩 宣宗卽位卽召爲禮尚書二年賜第給
闈三年賜文恭世家清和恭慎二銀章澗有才猷
而深厚不洩久司邦禮兼攝財賦皆綜畫有章嘗
曲宴賜澗及西楊蹇夏詩曰海內無虞卿四人贊
翼之力也 睿皇帝卽位益禮敬疏引年不允
上北狩楊善往使虜澗上書言 上蒙塵久宜卽
附善等進服食不報議奉迎王文以異議梗奉迎
諸大臣相顧莫敢難澗竟具奉迎儀法以上語具
帝紀中明年正旦請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

上皇萬壽節乞聽百官拜賀延安門又不許蓋是
時澗無歲不引疾乞歸矣 上皇復位澗力疾入
一見卽堅請老去賜璽書有宅心允臧處事惟慎
雖經變故無改厥常之褒已 上見澗諸疏益感
澗忠悃廕子長寧授錦衣世鎮撫又七年乃卒卒
年八十有九贈太子太師謚忠安澗平易寬和舉
措詳慎儀矩修飭從容有常嘗早承旨而帶解澗
從容奏事訖跪繫之乃叩頭還班御史不能糾彭
時初及第謝恩夙興矣以假寐失朝御史奏請錦
衣衛逮捕澗從容出請跟尋 上是之立朝幾六

十年未嘗疾言遽色天下信其為君子長者然國
家大議與閣大臣權重相可否執正不阿也景泰
初都御史王文專有寵給事中林聰獨露章劾之
文日求其罪不得會聰鄉人有事吏部聰囑為求
全文選出其手書文欲寘之死擬大臣專選官論
死澗曰給事七品官耳而擬以大臣本囑托而擬
擅選非律意且人臣以宿憾殺諫官可乎遂拂衣
出曰此疏吾不預公自為之遂卧病不起數日
上使太監興安問病澗曰老臣本無病獨前日議
林聰事驚悸不安耳安問故曰諫官以小事而論

死所以悸也安還以白 上聰得減死

胡祭酒儼江西南昌人少博學多通洪武中由鄉舉
授華亭訓導時年尚少已能抗師道自任勵諸生
行檢漸以經史內艱服闕改長垣求便養改餘干
為著令建文元年薦為桐城令撫字惠和存活孤
露賑饑已疫除虎驅蝗具有惠績四年御史大夫
練安薦儼學足達天人之際智足資帷幄之謀必
拔用乃知甫召用而靖難兵已渡江矣 文皇帝
即位以儼通象緯風角而解學士又薦其行能得
與七人者直內閣儼承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

論事反覆明切 上為傾聽然持論少戇頗失諸
同事者之心於是薦以為學行足師表陞國子祭
酒實遠之也儼造士以身教敦尚恩義士心翕然
嚮慕薦修撰吳溥為司業與翼士於學法諸生有
托故告歸者坐戍邊為申論得免上北征以祭酒
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太孫監國洪熙元年以疾
請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儼資性朴諒問學該洽自
處淡薄衣食僅足晚節閑居之日久與學者講切
不少廢方岳重臣皆事以師禮油然終日言不及
私其處是非利害可否之間務審度性理行之羣

倫中有小不如意即引退不與辨故所至愛敬晚
年沉潜理性充養益粹言行慥慥稱耆俊焉其為
文若詩上緣聖則下摘儒玄發抒性靈宣揚風教
侍從密勿容與高華而棲志洪厓寄惊玉筍恬漠
之度至今可想而挹之於諸體不煩繩削不求似
而又未嘗不似也方楊文定鄉試時儼以訓導與
考試讀其文以為有相業遂領薦後文定位尊顯
終身執門生禮儼亦抗顏不辭天下兩高之

金尚書忠鄞縣人少慷慨負氣節博覽史籍論議如
懸河靖難兵起以布衣田冠謁典儀言浙東奇士

金忠願見語兵事合意待帷幄贊戎永樂中儲位頗危忠爲兵尚書 上有問忠獨歷數古昔嫡孽事以對 上喜賜大鏹曰詹事宮端也汝以尚書兼詹事幸善調護佐太子忠視監國時時勸起孝起敬篤友愛小心敬慎而已諸毀譽禍福聽天日毋容心已漢庶人騰飛語宮中僚 上令忠審察忠退數日請見頓首曰無此事願 陛下寬霽上意忤卽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蹤迹如人言臣甘連坐諸全護者甚衆忠謹厚不洩人亦不盡知也爲人寬愛無苛刻公事輒推僚屬使

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爲已過 仁宗卽位時忠已

沒贈少師謚忠襄官其子達爲翰林檢討

梁潛字用之吉安泰和人少受經於鄉先生王子啓及舅氏陳仲述語有入輒浸漬不移退與同輩討論切劘無虛畧故學日有造舉鄉試授四川蒼谿縣學訓導蒼谿僻遠佳山水而前此學者未嘗遇明師潛入學之旦暮與開辨析必盡士烝烝嚮焉用薦授廣東四會縣知縣推誠愛民剗宿弊崇寬政臨之以平易習之以禮讓致勤撫字稍暇輒漸之於學流徙來歸者累千計縣有龍橋河世傳吏

有廉平之政卽水清自潛至訖去河澄絜可鑑改
知陽春陽春地雜徭徠失所欲輒獸怒狼蹶不可
制潛待之如子不拘以法故而民亦皆盡誠事縣
令如父母敬恭令命如不及所至將代人遮道留
不得有流涕者永樂初召修 太祖皇帝實錄陞
翰林院修撰五年兼右春坊右贊善十五年 上
北狩將發擇侍從監國之臣翰林留學士楊士奇
潛副之所裨益弘多 皇太子亦甚親毘之會
上有疾行在南京距隔數千里而漢庶人結嬖倖
爲讒間會南京有陳千戶者坐擅取民財監國令

謫交趾已念其有軍功貸之有言於上者曰 上
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此其意欲結恩 上
大怒立誅陳千戶逮潛及司諫冕獄訊之以質言
上頗憐潛曰事豈得由潛然終未白陳千戶非 上
命所謫也怒竟深而潛冕竟死潛妻楊時隨任慟
夫死非命哀毀不食者數日亦死潛爲人闔爽弘
毅其自負不下古人通諸經尤長於詩易究心濂
洛關閩之書爲文章馳驟司馬子長韓蘇間亦間
出莊騷爲奇其死也人尤痛惜之監國時宮寮以
譖故得罪獄死者徐善述王汝玉馬京梁潛周冕

皇明書 卷之三
鄒濟博學修行能文章善述耿介恬靖汝玉重厚
京有文後皆賜謚贈官

郭冢宰璉北圻新安人質直寬裕臨事從容不見喜
愠練吏事簡約有條宣德初代蹇忠定爲行在吏
部尚書正統初旱蝗令大臣自陳璉獨曰 上冲
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托何可去卽去誰爲共
理者獨宜引咎乞改過璉老矣至冢宰豈敢貪任
顧君臣恩義當如此疏上諸大臣得盡留七年請
老去璉秉銓十四年名不及蹇公然繫庶務採實
行不用浮薄游聲譽之士雖朴魯少文爲內閣以
薦舉頗侵奪其權不皦皦與競然亦能堅忍持正
自行其正云 成祖時尚書能其職者稱宋禮金
純郭資宋金治漕河功最禮剛果質直有經濟才
馭下稍嚴於國爲勞臣卒之日家無餘貲純寬和
吏事幹敏資幼從靖難守北平轉餉有功性恭慎
故以功名終贈湯陰伯純贈山陽伯

儀文簡公智山東高密人洪武中起薦舉爲教官知
高郵州寬高郵人愛之曰知州長者陞寶慶知府
寶慶人徇悍智以嚴持法又畏之曰太守不可犯
永樂初以通政出爲湖廣布政使尋入爲禮部侍

郎十一年元旦日食尚書請朝賀如儀智與東陽持不可上識之會令吏部翰林院擇一老儒傳太孫講讀西楊欲用智以人鮮知智者議未決

皇太子召問以質告皇太子曰吾嘗舉李繼鼎

大誤悔無及智誠端士然老矣奈何士奇曰智起官學官明理守正於講讀最稱又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舉無如智者是日上問知爲智喜曰得人得人智寬平嚴正務大體尚忠厚遇事又輒能別白不屬傳會太孫敬信之年八十致仕卒贈太子少師謚文簡子銘易直孝友舉經明行

修歷編修侍講正統中爲廊府長史後官兵尚書謚忠襄

約論曰永樂中當靖難激烈焦爨之後大臣以推戴効勛宣猷者無慮皆寬洪沈遜之賢忠宣頗諤諤有保釐靖國功忠文穆穆以皇華寄訪落塗國大釁宗社以安蓋天下俱被其賜矣

王文端公直字行儉江西泰和人永樂中初舉進士以庶吉士入內閣書機密文字上巡北京以修誤留輔監國再巡扈駕正統中累官吏尚書上親征率廷臣疏請留不聽命留守景泰初進少傳

皇明書 卷之三
抗議請迎復請遣使使虜語具帝紀中天順中致
仕直嚴重寡言咲器宇宏偉官翰林三十年恭勤
匪懈位冢宰益廉慎先是方面官屬羣臣薦舉而
論者以爲開請寄起奔競歸之吏部吏部權益專
直留意人才委任司屬凡御史出巡歸者必令具
所屬官賢否功狀以報備拔擢時號稱得人奔競
之風爲之頓息久之朝廷以直年邁命左侍郎何
文淵加官保爲尚書佐之何敗命都御史鞠蓋部
有二尚書鄭端簡有言太和鹽山始同房杜終効
蕭曹秉正懸公官評清允蓋美之也直一切世味

安於澹薄居茅隘陋曾不屬意平居儼然及接人
和氣可掬也歸田壽考康樂年八十四而卒贈太
保謚文端臨川聶大年者見嘗所題畫有十年不
忘之語譏其後曰使公以十年不忘一畫之心盡
心求賢天下豈憂遺賢也哉直見不爲憾大年病
且死賦詩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
遣人持詣之直覽詩泣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以
大年之才得効用當時必有以名世傳後蓋恨其
未及薦也直在部時江西名卿稱二玉東王謂直
西王謂金谿王英永樂中英以翰林侍郎扈北征

言虜遠遁幸勿入窮追 上咲曰朕爲天下計自
苦秀才直不欲贖武耳駐安平鎮軍中有怨言

上聞之怒英曰此皆壯士幸寬宥稍與之恩澤異
日當得其死力 上喜爲給餉後以禮部侍郎祝

南鎮崇旱時浙久旱英虔精禱至則雨灌薦夕雨
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
雨也爲刻御祭感應于祠英寬弘樂易又豪俊不
屑曲檢又好規人過爲三楊所不喜卒謚文忠

王忠肅公翱字九臯直隸鹽山人永樂中進士先是
北人舉進士輒後是年初會試貢士於北京翱兩

試皆高等 上喜爲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宣

德初用西楊薦爲監察御史謹重達大體正統初

以僉都御史鎮江西巡浙江拊善摧奸吏民畏愛
未幾出贊軍松潘改提督遼東軍務聽便宜行事

景泰中召還臺加太子太保會南蠻寇兩廣副總
兵董興武毅各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

不相統賊益熾于少保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
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王翱

乞用一人 上用公明年蠻平召還臺是年夏吏
部何尚書下獄致仕公以太子太保兼吏書初公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
番酋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潘遂定遼
東法令久弛不復知 朝廷賞罰以虜至不敢戰
公至責諸將玩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票請劾
命乃釋公卽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墉溝五
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嚙指
走公益簡練卒伍賑賙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
邊塞孤遠軍興輒匱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
間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報公
逾年出塞大破虜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諸蠻

聞公來皆懼公略兵威推誠撫諭酋長信向寇盜
止息公常言蠻夷撫勦各有機宜以故川廣得免
驛騷之患初入吏部佐文端公已專任嚴考察公
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竝稱得人時 英
廟進退諸大臣必召見面可否呼老王不各嘗召
見殿前楹語良久出 上顧見翹衣破損呼問之
翹對曰今日偶被服入部適聞召故不及更它服
以來 上抵掌歎老王被服儉陋乃如此賜一綺
甘肅闕總兵會推恭順侯惟 上亦以爲瑾忠謹
可用也以問翹翹持不可 上曰老王拗衆議稱

得人爾持不可何也翽對曰侯瑾故色目人甘肅地近西域於回回境錯誠用之將不啻中國大乃乏人耶上撫掌太息老王終有識蓋倚信如此而閣學士賢又時時從左右之故得行其志語具臣謨中翽故北人裕陵嘗言北人文章藻飾雖不及南人然質直緩急數得力故翽所推轂士北人爲多茂陵卽位免公雨雪朝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翽端方強毅循法守禮所蒞治常仰思待曙所涉歷終身不忘居第三十年不改於舊公餘輒退宿朝房惟朔望令節歸第謁

先祠而已仲孫廕入監應試翽曰汝材可登第吾不汝蔽也顧汝未材倘得薦妨一寒士路矣汝有階可仕何爲強所不能取試卷焚之門無私謁忘情恩讐嘗言曰天官名銓衡豈報恩讐地耶曹賊倉卒時擊傷李學士流血被面奔求救翽厲聲曰朝廷何負汝而反汝誠反母殺他人獨殺我賊謝曰豈敢殺長者遂上馬去蓋畏服如此鎮遼東召還內璫出鎮者餽明珠數顆堅辭之不得綴衣領間卽夫人不知也居數年內璫死猶子貧不能活召解珠與之直千金李南陽曰臬陶言九德王公

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
惠安贊公云淡然而無欲不識姜嫄而况苞苴古三
不惑於今見之人以爲確論

王尚書竑陝西河州人性剛毅慷慨有大節弱冠舉
進士卽自許經濟擢給事中慨然曰士當希汲黯
朱雲寧當局局效轅下駒耶糾劾無所避已巳之
變廷粹馬順首擊之立斃由是名震天下是冬虜
犯京師竑以于少保薦守北門卽戎服鞭馬馳赴
軍號令區畫諸老將不如也部伍壁壘精采冠九
門虜望見氣奪比督戰北城將獨勝虜退京師解

嚴卽 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亟爲戰守歸

拜都御史守居庸訓士繕險虜憚不敢入北門屹
然尋病召還景泰初出摠漕淮上兼巡撫理鹽賑
濟劾巡河御史王珉謫戍諸吏怵惕畏法會山東
河北饑民流猝至竑不待報亟發廣運倉儲賑之
近者飼以粥遠者散米流徙者給米爲道資被鬻
者贖還其家卽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擇醫
者四十人治之死者給棺爲叢塚瘞之窮晝夜竭
精慮事皆曲當所任使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
爲盡力所全活數百萬人已上疏言山東河南東

皇明書 卷之三
昌開封抵江北徐淮去年春正月大雪夏秋雨水
溢人民廬舍漂蕩麥苗泮沒老稚顛連流徙邇新
春風雨寒洎倍冬臣未知天意所在也易內陽外
陰其卦爲泰內陰外陽其卦爲否以爲君子小人
消長之象夫小人之行豈懦而無用鈍而木訥愚
戇以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便佞若忠大
貪若廉大姦若愚書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
厲內荏者是也惟 陛下念 祖宗社稷之重責
百在位痛自修省進忠良遠姦邪荅上天咎徵之
戒又必省刑罰止聚斂節財用抑貢獻罷無益之

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而
陛下益日親講臣養心修德清出治之原庶人事修
而天變可回也且自陳奉職無狀當罷退 上嘉
納爲引咎敕大臣修省賑郡邑災陞副都御史鎮
淮安天順初除名編管江夏以誅王振事也後
英廟於宮中閱景泰時章奏得竝正倫理篤恩義
疏曰竝爲朕也聽還河州天順五年起官再蒞淮
聲望益振成化初陞兵部尚書守正嫉邪然不得
盡行其志三閱月請老去家居二十三年絕口不
及時事作壽壙先隴歿或語之曰今制大臣終官

爲營葬地公國元老何庸爲此竝矍然曰竝當督
師時業自分馬革裹尸幸全師徒獲保首領爲幸
多矣何敢以遺驅勤國家寵乎正德中謚莊毅
段侍郎民直隸武進人好古力學練吏事廉平勁直
人不敢干以私永樂中妖婦唐賽兒反山東以右
叅政討平之時有詔索賽兒急甚盡逮山東北京
尼旣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民撫定
綏輯曲解散其事民乃安 駕再北征敕轉餉自
濟寧至通州尋又令陸轉居庸關出塞民曲爲計
筭省財力民不擾而事集道中忽降勅令與巡按
御史考所過郡縣吏宣德三年召入戶部爲右侍
郎前剔奸姤出納清允改刑部尋以民廉介端謹
特敕令考在京百司九年卒於官貧不能殮吳文
恪力爲經紀始得殮云時尚書東阿師達端貞有
風節都御史進賢向瑄有文學屢經挫阨廉直不
渝皆爲時名卿而都御史太康顧佐剛稜不撓肅
官紀語具帝紀中

耿尚書九疇河南盧氏人節儉嚴肅慎交接無毫髮
私宣德中爲禮科給事中議論持大體有清譽正
統初兩淮塩法大弊擢運司同知至漕滌吏胥豪

商勢要凜凜不敢肆嘗條鹽便宜數十事上爲著
令丁母憂去官鹽場數千人詣闕留陞轉運使廉
名益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此水清不如使君清
爲哆口所中逮下獄得白詔以都御史清兩淮鹽
法景泰初陞刑部右侍郎數辨疑獄不爲勢利怵
撓有婦訟其夫坐離異九疇曰婦去留寧當聽婦
制耶杖其婦歸夫兼江北巡撫歲凶盜起奏留英
武飛熊諸軍衛耕守以填之拊循流民復業者七
萬家代還京景泰三年王文當行鎮陝諷諸御史
疏留已九疇改副都御史代出鎮除弊屏貪威望

益著邊將請增臨洮戍九疇言今邊城士卒不爲
少顧用之何若耳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
絕侵漁加之以賞罰明信則銳氣自倍人思自奮
不然徒冗食耳無爲事增兵有旨市羊角爲上
供燈援宋蘇軾事陳諫事得止天順初上顧謂
侍臣言耿九疇正人今安在卽日召還臺未幾諸
御史劾曹石罪下詔獄并逮九疇謫江西左布政
使上念之對輔臣曰耿九疇何罪閣學士賢曰
九疇操行不易得立召還京陛見上憐其老改
南刑尚書曰遂卿優閑卒謚清惠九疇孝友純至

居喪秉禮遇忌日輒悲痛如居喪平生慕司馬文正之爲人敦行古道被服儉約公退焚香讀書而已慎交與請寄不至其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論事侃侃無詭隨好善嫉邪別白太過故數困於讒云子文恪公裕成化中歷國子司業祭酒教有恩義官冢宰清慎簡平爲請寄者不便改南禮部弘治中代三原復官吏部薦賢木務協輿論不爲愛憎毀譽所撻奪得內降輒持不下學問該洽文章雅正父子峻位不營產業不治居第蕭然素風世濟其美焉

年尚書富直隸懷遠人本嚴姓籍訛爲年永樂中鄉貢爲德平教諭上書乞修定先師廟配享從祀封爵禮儀召爲吏科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宣德初推光祿少卿 章皇帝持不下擢陝西右參

政巡歷郡邑革奸弊祛賊汚興學勸農問民所疾苦興罷之初總邊儲邊儲實而民不告勞陞河南右布政饑民流聚十數萬爲剽劫撫定解散籍爲民力行節儉却侈靡俗爲一變 景帝卽位拜右副都御史督大同軍務時新遭大剽富修舉廢政招撫亡散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種民始有更生之

望軍功爵賞必覈無濫屢爲讒構所誣詆賴上
及于少保所保護而免語具帝紀及軍制中天順
初石彪倚忠國公勢詆冨中危法逮詔獄免官又
以李文達力解得復用召爲戶尚書冨益忿懣不
懈以國計爲已任不動聲色而出納節適事無不
集陝西連歲用兵以督餉非人軍乏冨薦楊瑄余
子俊可使吏部以爲侵官冨上言薦賢爲國當同
心共濟若事輒任已動率尤人恐乖古推讓之風
自失寅恭之道乞致仕不許忽遘疾卒年七十
上輟朝追悼謚恭定冨剛正朴忠簡言寡慾遇事

敢爲臨利害不變氣節才識爲一時推先云

軒尚書輓河南鹿邑人永樂中以進士督漕淮上冬
月舟行忽墮水出衣盡濕無副擁被而坐有司急
進衣却去待舊衣乾乃服之擢監察御史振冰蘖
陞浙江按察使前使汰輓矯以清約待和買四時
一青布袍日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以米易肉而
食多不能堪故舊經過者輒留飯飯止一肉嘗殺
鷄饌客見者駭以爲大費也蓋清苦如此聞親喪
徒跣出奔僚屬有未及知者後使者陳璇亦清嚴
浙省稱治天順初召爲刑尚書尋請老上召至

文華殿問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僅二竹籠乃汝耶輒頓首謝又問卿年未也病愈當再用又頓首謝賜金遣行已復召爲左都御史總南糧儲杜門謝客歲時詣禮部拜表屏處一室朝服端坐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禮畢徑歸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大臣惟公及魏驥廉平峻偉不務文飾卒後修實錄有司從其家索行實乃無有其質行如此

魯都御史穆浙江天台人幼食貧力學博經史嘗大書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之語於坐右永樂中第進士請假歸杜門讀書比行有司贖鈔萬緡謝弗受

或曰贖禮也辭餽贖何爲乎不受穆曰吾筮仕未有益於鄉里而厲之不可故不受也拜監察御史請寄不行問遺並絕覈江比諸衛倉廵兩淮鹽監龍江抽分竹木綜理精密 獻陵監國時列 上

漢庶人不法狀事留中擢福建按察僉事理疑獄之寃抑者數事懲貪墨摧豪強直介孤立行一意然外嚴內恕一主於澤民宣德初大臣薦穆治行拜右僉都御史歷官三十餘年沒不能殮公卿贈賻僅足棺衾聞者咨嗟歎焉

柴尚書車浙錢塘人永樂中授武選主事以清慎自

將擢江西叅議有能各歲餘復入職方爲郎中治繁如易會傳言浙藩當有變詔沿江諸郡擇良守車得知岳州居三歲郡大治復還職方已超陞兵侍郎巡邊盡心經略糾劾將佐欺玩章前後數十上或休以後患曰吾何敢愛身誤國也同事者或不悅其所爲車亦恚其樂宴飲不恤國大計遂斷酒肉同官宴樂皆不與而據理堅正有功賞雖敕下必覆驗然後行大者具邊防中陞兵尚書

林莊敏公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中爲刑科給事中劾王振家奴劾石亨楊洪孫鐘諸大將及宦戚景

泰初議迎復儀衆觀望不敢發禮尚書胡濙出匿名書示太宰直以爲此小人質朴之言欲上之見人心同然聰舉手加額曰善五文以匿名書阻之聰以聞且言迎復乃綱常大體直濙皆股肱大臣當公議於朝不當囁嚅爲私言齟齬也 詔下廷

議時議者言虜行成未可信卽迎 駕第一車二馬而足示不墮敵計中聰爭言此綱常大體所係禮宜厚無爲他日悔得如議三年議易儲衆相視莫敢發聰獨言 皇太子無過不可易奏牘 上不署名積忤王文意深構之幾抵死賴胡忠安而

免語具忠安事中謫國子學正 裕陵復辟超授
右僉都御史賑山東饑陞右副都御史捕江淮盜
盜聰奏發江南糧給民之失業者獨計擒其渠魁
餘從輕典曹欽反牽連寃濫冒功者至割丐兒頭
以上功都人至不敢夜出聰力請禁戢平讐熾七
年以右都御史撫大同將吏用命邊稍寧逾年召
還臺異時長院者多戒敕諸御史無妄言聰視事
諸御史爭言事當事者見謂不鈐其屬聰曰已不
能言而禁人言非聰所能也致仕去後復起爲刑
尚書聰自抗易儲之議直名著海內天下士想望
風采郡縣吏救過不給至惶汗喪魄風裁屹屹後
更起乃更爲溫厚謙抑偕闈直按馬鈞陽獄直稍
禮敬聰聰不敢爭焉及強御史珍俱謫戍論者頗
尤其沉浮云

陳康懿公俊福建莆田人正統中爲戶曹督天津秋
青草束俊言舊負未蠲新額荐積民不堪詔減三
十五萬束天順中兩廣用兵督餉弛鹽禁令引各
輸粟商便而軍不乏食成化中召爲戶右侍郎俊
練習錢谷凡四方災傷邊鎮芻粟皆條盈縮利害
佐尚書悉中事宜京師饑奉敕發太倉粟萬斛平

皇明書 卷之三
價糶以利民俊度權貴乘時射利者必糶以自潤
乃建請糶以斗升計乃聽石以上閉不與八年虜
入河套大師出督餉秦晉邊時歲饑邊庾空而榆
林道險遠難致俊請發金於內郡市易而修西安
韓城徑道便飛輓還加俸一階尋遷吏左侍九載
陞南尚書又歷吏兵部又九載乃老俊爲人沈毅
簡重操履端方以清白自持位六卿蕭然如寒士
南曹務閑惟戶部金穀出納與內外諸司相關多
撓阻不可盡如法俊一按典則制國用歲省財不
啻數十萬卒謚康懿

陸尚書瑜浙江鄞人也爲人率直爲刑部屬十餘年
有聲山東布政使以李文達薦陞刑尚書任尚書
十五年明法令練習於國家之故屢平冤獄弘農
衛卒怨指揮李彬上變告下詔獄鞫指揮門達鍛
鍊周入之洎會審瑜獨明其冤時達恃寵橫語侵
之瑜曰法司所執者法耳吾何敢枉 祖宗法致
人於族滅地哉達譖瑜出反者 上不聽誅止彬
及達收言者欲寘之死瑜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
罪也然視紀綱馬順有間矣達卒得不死其平恕
類此成化中謝事歸卒是時六卿中賢者稱兵尚

書真定白圭刑尚書廬陵王槩刑尚書王質戶尚書無爲人薛遠省闈中稱左春坊學士吉水劉儼主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在試中以屬儼儼抑不爲地二人因劾儼違制摘題中語請坐罪重開科試士上重違二人意准其子會試儼卒贈禮左侍郎謚文介庶官中稱提學王琦副使林時圭凝重簡默喜怒不形公退卽閉門坐卧一室宦戚之干請盡絕累從征未嘗以家人冒功卒謚恭敏槩明允長厚按河南案無留牘獄無冤詞河南人遮道言襄憲王所稱王廉使賢者也在刑部讞奏錯情法多所平反商文毅欲以爲冢宰不爲持議者所善而罷卒謚恭毅質以御史按蜀勵清操不肉食蜀人呼王青菜明習於國家之故在計部最久檢覈部事例芟繁正訛均節委積內外遠近多寡輕重咸有品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時中外競陳利害亟行亟罷一切爲操切者皆格不行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室無媵妾日少吾事親恒不足今安忍有餘蓋一時公卿廉約類如此琦提學歸冬大雪寒饑不能出門戶或問之曰吾求無愧於吾心耳雖寒饑靡不樂也竟餓而死時秉憲

皇明書卷之三十一
清端惠流威著卒貴州幾不能反葬一女嫁而貧
憐之助以二帕前輩風韻類如此

皇明書卷之二十終

皇明書卷之二十一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上

林侍郎鶚浙江太平人景泰中進士爲監察御史時
言官得志多妄恣中傷人鶚獨持大體略細故未
嘗搢搢人私 裕陵復位盡左遷諸言事瑣猥挾
勢鳴張者而鶚得簡知鎮江府召見賜食給鈔而
遣至郡興修廢墜一不暴前守者之短鎮江漕故
經孟瀆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
丹陽避之漕臺主其議鶚持不可曰七里道迂遠

多石又當壞民廬墓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迹稍浚深令通舟春夏啓閘秋冬度壩道里近而功省便從之未幾更劇治蘇州蘇俗夸喜興作鶚一鎮以簡靜有建革必審覈再三吳人始重鶚各責旦夕効頗見謂迂緩已見其深思曲筭圖久遠利乃始稱太守康濟材也文廟像歲久多壞鶚曰塑像非古也太祖建學易之以木主百年之夷俗曠然未壞者然且當毀况遇其壞耶且古人席地而坐正不如此擢江西按察使平反冤獄不肯輒重輕廣信民妄稱天神夏尚書等欲爲亂鶚榜戮其魁事遂解歷兩布政使歲饑奏減民田租十五萬石禁樂戶賈良人女嶺南有獠寇急調兵食捍境上寇不得入成化六年陞南刑侍審訊刑獄必從容調劑僚屬間必適法當情未幾卒貧無以爲殮鶚秉禮植義造次必恭慎對妻子無隋容見小吏必束帶公餘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達夜分漏盡卽起馭下稍嚴交游不苟事母程淑人極敬愛母不說跪請移時必母說乃起歷仕中外廿六年家無益產篤行孝廉君子也嘉靖中御史趙大佑上其節行贈刑尚書謚恭肅

葉侍郎盛字與中南直隸崑山人正統中授兵科給事中己巳之變上疏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然後選將練兵以討虜復讐虜犯京師請罷內府軍將悉征操請犒師請遣散卒取軍器於天津張外援形勢四日中疏八上皆合機宜虜退言賞罰者爲治之要務而今日尤要之要者今效勞如孫鏗死事如謝澤韓清武與趙麟王晟等倉卒慘酷宜亟推賞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宜亟誅以示懲從之進都給事中時北虜張甚大臣怯者請留遣兵守京師盛斥言不可乃遣語具邊防中中書舍人

何觀詆大臣王直胡濙附阿不宜處左右北虜來朝宜驅置南方下廷議都給事毛玉議以爲觀誣陷大臣擅開邊罪當死盛與給事中林聰爭不聽曰朝廷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今怒觀猶下廷議甚盛德奈之何導令抑人言乎雷霆下一有不測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受直言之名也且吾輩皆言官獨奈何不自爲地乎玉意解乃易草進詔杖觀調外任成化四年陞禮部侍郎尋改吏部留意人才務求行實論議恒守經義未幾卒謚文莊盛博學宏才清修苦節堂寢中各置范文正公像

暇必拱手默對久乃去手不釋卷考古辨疑至忘寢食而於聲色貨利一不動其心撫兩廣還舟無私載抵家得一葛投之江人惜其未究用云

韓都御史襄毅公雍字永熙南直隸吳縣人正統中進士授監察御史數糾權倖慮囚畿縣能辨晰大獄寃按江西平劇盜用薦陞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時年甫三十而練達吏治曉暢人情黜奸貪疏寃滯均徭平賦人稱神明臨衆草奏皆引經據律疊疊輒數百言無一語疏滯所注措後按爲成格曰韓都例不能變後頗變而公私輒蒙其弊益追思

之景泰七年劾寧王不法遣大臣卽訊奪王護衛并罪諸府僚雍亦勒致仕天順初復官數辨寃獄學士倪謙爲怨家誣詆坐重典力爭雪之錦衣衛指揮劉敬坐飯石亨所擬朋黨律雍曰律意結交亂政者爲奸黨方亨得志時孰不蟻聚其門今以一飯坐罪卽赴宴會者當何如且漢唐皆有黨禍端何可倡也竟薄其罪尋巡撫大同上召至文華殿賜鈔臨遣諭之曰卿善爲朝廷守北門出已意經畫防守城堡糾將校奸蠹訓練士伍戎政大修虜遠遁不敢近塞七年陞兵右侍坐事謫浙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江叅政成化元年兩廣巡撫懦不振有蠻寇師出
輒衄詔都督趙輔克征夷將軍總兵而雍以僉都
御史贊理軍務討平之事具邊防中陞左副都御
史蔭子雍蔭其弟睦以克六年卒雍卓犖負大節
軍旅之事不學而能應機決策智勇竝奮文牘山
委剖斷如流號令明信無敢犯者將卒獲人畜卽
以與之故士爭用命裨將犯法當斬賂中人請釋
雍聞之因午節閱武射柳卽斬其首懸軍門合營
股栗其威嚴如此然實未嘗妄戮一人廣曾聞名
卽喪氣士卒呼曰天神至矣咸奮力拒敵故所向

有功時中人鎮守爲雍所束縛不得肆乃嗾人誣
詆之引疾歸卒謚襄毅雍洞達朗爽篤孝友與人
交有恩不爲哂谷雖臨戎蒞政豹變鵬搏而事簡
心平所至有惠澤故江西嶺南之人畏愛如神明
父母焉先是都御史楊信民守嶺南公勤廉靖有
恩威戰撫竝效景泰初卒官廣人手香楮吊哭者
幾萬人且詣闕請立祠後乃有朱吳鄧廷瓚皆名
卿

陳祭酒敬宗字光世浙江慈谿人永樂中進士選庶
吉士二十八人就學翰林敬宗與焉授刑部主事

改翰林侍讀矜嚴好禮步履有定宣德中爲祭酒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瞽宗之政肅於朝廷僚屬生徒挾忿誣奏之周文襄爲草疏申理辭頗轉輾大驚曰得無欺君乎周咲曰律奏事不實耳敬宗曰不可被誣事小欺君事大不肯上而事亦竟白考九載滿至京丑擬慕其名欲致之周以謂敬宗敬宗曰某忝爲人師表而自詣中貴異日當何顏見諸生乎文襄乃謂振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禮幣彼當謁謝矣振從之以禮幣求書程子四箴立

走筆書之而歸其禮幣竟不往故官太學者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而敬宗竟不調意豁如也敬宗剛正介潔人不見喜愠撓之不濁澄之愈清時北監祭酒李時勉教政甚修世稱南陳北李云襄城伯李隆鎮留都最禮重敬宗過輒留飲酒中樂作家姬列侍未嘗一游目也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顏中儼如侍子竊伺之見公拇指捻中指握最謹蓋自勅如此景泰元年引年致仕去家居不輕出入被容接者莫不興起卒年八十三時學子有關中楊鼎舉陝西解自陳求入南監從敬宗受學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清苦力行後卒爲名卿

吳文恪公訥直隸常熟人少篤行好古父爲沅陵簿坐誣繫乞以身代永樂中薦爲學官不就舉醫生至南京疏懇辭 皇太子監國識之謂之曰汝本儒生乃何可充醫命教大臣子弟於禮部洪熙元年除監察御史敬慎直庶不務矯飾議論舉措耻詭隨巡貴州還貴州三司遣人賫黃金百兩追送至夔府不發封題其上歸之陞副都御史撫浙江表陸宣公里修岳鄂王墓斷秦檜碑一以扶植綱常爲大務在臺十餘年昌辭正色風采凜然雖

心存恕厚未嘗察察求人過而奸濁消縮正統中乃老訥端重純明履方居約爲文根抵經書出入遷固博覽通達還家環堵蕭然益杜門著書於性理之奧多所發明請老時襄城伯致紫貂裘帽及兼金爲贈卻不受周文襄撫江南見其居窄陋欲爲創新第於城中辭曰訥素安此何敢勞民傷財重吾罪也竟謝之卒年八十六謚文恪所著性理補註小學集解文章辨體行於世楊文貞以爲古道古心非今世常有云

魏文靖公驥字仲房浙江蕭山人永樂中鄉舉爲松

江訓導汲汲以成就人才爲務諸生就學學宮深夜輒携茶粥勞苦之密課所讀書滿九載諸生詣闕乞留 昭皇帝監國令復任以冢宰師達薦遷太常博士 昭皇帝北上畱行在陞行在考功員外郎正統初召試吏部侍郎踰年爲真直道自持不苟徇流俗中官王振時怙寵橫驕出部堂官歛輿避一日驥遇於崇文門不爲避振銜之以聞上時冲年顧重驥御便殿召問孰爲侍郎驥者若近日何事驥慷慨言狀且曰臣不材備位六卿不宜爲中官下臣不足惜 朝廷名器可惜耳 上

溫慰禮重之已遂請老調禮部辭改南吏部久之進尚書景泰改元考績至京師請致仕閣學士陳循驥禮闈所舉士也入謁曰先生雖位冢宰然在南未嘗一日立 朝廷請需之事在吾輩而已驥曰君爲輔臣宜爲天下進賢退不肖吾何以私故 浼君退語人曰渠將以朝廷事爲一家事耶竟致仕去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飯不治生產端厚慎約顧徑直好別白君子小人年耄矣事兄教諭驥甚恭好學不厭成化中御史梁昉言驥宿德壽考請如漢故事賜優禮詔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致粲三石清德雅望爲海內達尊卒年九十八遺
書戒子毋擾鄉里營墳墓云

劉文恭公鉉直隸長洲人少事母孝母疾割腕肉以
進事兄若嚴師加楚毒不怨正統中以翰林侍讀
教庶吉士慨然以師道自任日造士於學景泰初
潛邸長史蕭薦鉉可大用擬禮亞卿爲內閣江淵
所持不用尋以大學士毅薦陞祭酒鉉念士子如
處子當保愛於是定課程明條約且暮講學不倦
六館肅然人始以鉉不更事爲疑至是乃大服景
泰中太子故未廢而 上自有子雅欲有所制革

師臣啖籛中金舌塞不復發而諸中外險側人或
因以覲幸恩澤咸奏書請立所生子或以謂鉉鉉
曰國子監禮義相先之地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
竟不請立所生子 上閱諸曹牘無太學師生名

默不言然賞亦絕不及太學非久鄉人楊尚書翥
自南部來朝鉉授館 帝幼嘗從翥受經恩禮優
異從容謂朕欲益置相未決也先生亦未思之乎
翥頓首言必欲異代才臣淺陋不知也以目中所
見亡踰劉祭酒者翥出絕不以語鉉鉉館之自如
也會尚書歸而中貴人或間泄其語鉉自愧責曰

館楊公爲相地耶卽愛我而累我如是立引疾
上亦舊銜之以罷歸 英廟復辟閱勸進疏獨無
國子監各問祭酒何人召對文華殿曰卿可謂能
自作行止者宜遂傳東宮陞少詹事侍東宮講讀
忽一日不見問之曰捐館矣 上爲嗟悼謚文恭
鉉簡靜端確一日方家祠侍子言高閣老遣人來
言保薦公矣鉉不怡者終日曰爾自保薦何與我
事仲子瀚以進士使南方戒之曰見利毋苟得比
還閱衣篋無他物乃喜博極羣書工古文詞衆以
意氣相雄長而公獨退然不爲寒暑久速變其志
以完名終

周文襄公恂字恂如江西吉水人

文皇帝簡進士

少敏者改庶吉士進學文淵閣忱自陳年未及冠

願得預

上喜其有志聽之

上一日親詣閣忱

以其間奕

駕卒至不及避

上親自起扶之已

授刑曹郎遷越府右長史宣德中東南財賦煩敝
命廷臣推忠慮任大計者往巡撫乃以忱往忱至
延問父老利病雖卑官賤吏皆破崖岸與開心訪
納或時時微行田野間與父老班荆雜坐詢時事
人不知其爲巡撫也以故於利源病孔洞然而籌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畫精敏計慮深長諸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筭所
會計必視地豐凶與年高下事緩急爲弛張調劑
變通而民無宿逋官有餘積初至時屬蘇松大饑
米價翔貴忱察知湖浙江右乃大熟令人四出齎
千金其地故抑直而不糴且給言吳中價高甚由
是諸大賈操贏金爭販米投吳中一時驟集者數
百艘忱聞乃下令發官廩粟以貸民而收其半米
價驟減諸大賈大悔所載米又道遠不能自還糴
無所於售於是官爲收糴以實廩而椎牛釃酒犒
謝之大賈各醉歡去吳人爲之語曰來時州白地

去時米鋪地言米多狼籍也法運馬草赴兩都勞
費不貲而草多敗爛請北於通州草場立官庫官
計束折銀買場草以共南亦輕賫赴買費以大省
北京公侯祿例三郡輸南都石費耗六斗而公侯
於南都關支忱曰彼能於南京關支獨不可於三
郡就支乎且道里固適均於是以便宜請歲減耗
六十萬北文武職官俸就南京支者賣苦賤銀一
兩至米七八石忱請於江南重額宦田極貧下戶
兩稅中米四石准折金花銀一兩北給京官俸蘇
上供布疋准糧一石法疋重三斤北解以紗麤抑

退者十八九忱言民間布疋觔重而紗麤價顧賤
紗細卽布輕價益高請獨驗長閱如丈無拘重觔
驛遞馬應客者舊領於馬頭馬頭豪者橫索弱者
至粥產以供忱令田一畝收米升九合與秋稅竝
輸官官驗馬上中下直給米馬頭豪不得逞三殿
成繪事用牛膠萬觔中官賫敕督解辦時忱方奏
事赴京遇諸途敕使以事亟宜還治需上供乃發
忱曰第行膠具矣旣抵京卽上言京庫所貯牛皮
歲久朽腐不可用請出剪膠俟歸市皮張還庫以
新易舊報可下正統初淮揚災而鹽課大折閱忱

奉詔巡視奏今撥蘇松餘米二萬石赴淮揚鹽場
准來歲民田租米至今竈戶所煮鹽于赴近場所
上納平價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補課民得米
爲活諸轉移兩利交便類如此工部索兵校急忱
念上明盛須水磨非歲月不可令沃錫爲之旬日
畢辦始忱以右長史陞侍郎巡撫浦九年轉左十
四年陞戶尚書改工部再考九歲績過吏部時王
文端爲冢宰坐久之忱以微言動之曰坐久矣請
行文端咲曰誠久矣公第言孰可當此坐者忱沉
思久之竟相視咲而起仍巡撫前後在鎮二十二

年蒞事精勤臨民和易始拮据從事盡心咨訪夜
留暗燈及筆硯木簡于卧榻傍中夜思幹旋有適
即書詰旦立行後餘米充溢凡百上供及解舍學
校先賢祠墓橋梁道路溝渠之屬靡不修葺歲費
不下萬計至士大夫問遺權貴求索釋道丐施亦
往往各得其歡心所營綜精密人莫得欺給嘗為
冊曆記日所行事及夫陰晴風雨之變畢具有綱
運告遇風漂米詰其日乃無風具伏其妄而民大
小利病得自言門無誰何一日有二尼詣公府上
謁問尼何自來曰自城南某山問手所携者何對

曰尼自作飴孝順公咲受之問何需曰庵壞無從
修忱曰某所有廢材某所有竹木以丐若拜謝去
故江南民愛戴如父母立生祠尸祝沒愈久不忘
比至今民猶然思周尚書也忱字量恢弘才識通
敏精勤和易前後言理財者莫能及始為閣部大
官及中貴所倚信故得盡其材力後戶部言餘米
失稽考益汰請遣官括覈之由是諸餘剩畢入官
後征需雜出逋負復如故矣致仕二年卒年七十
有三鄭端簡曰蹇忠定秉銓夏忠靖握利權皆二
十七年黃忠宣尚書三十有九年在交南十有九

年胡忠安尚書禮部三十二年文襄巡撫江南二十有二年皆久任責成以故用人理財禮樂征伐諸大政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程故在後鮮能及焉

羅侍郎簡字汝敬吉水人舉進士與初選入翰林讀秘書洪熙初以侍講疏時政十五事語激降雲南道監察御史然上亦以爲敢言有學識俾掌道歷風憲且大用之也簡執法持正愈益嚴宣德中交趾黎利反成山侯通兵無功簡以工部右侍郎齎璽書諭利未至而通失利私率衆還出境矣衆

止簡毋往簡曰成山受命討賊旣喪師國辱矣我受命諭賊不至得無辱上命乎賊雖克乃何敢拒詔也亟馳詣其國宣上德利惶恐率其屬首過遣使貢金表謝還朝命督兩浙漕奏減荒田租命督陝西田劾守將貪暴取田爲權豪所占者業貧民賦稅以均立輓運法省民勞置河渠提舉官掌水利以謗召還入見上事白命復往正統初虜寇邊簡督餉幾陷虜得免致仕歸杜門鄉人以簡仕久多蓄積而齎及沒棺殮外囊篋枵然乃皆歎其守以爲不可及也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陳僖敏公鑑字有戒南直隸吳縣人宣德中以都御史鎮陝西寬洪清慎悉民所疾苦專務安輯不作聲色凡練兵屯田水利塩法事有經畫在陝十餘年教興政理年穀屢登民信愛之呼爲鬚子爺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千人擁路不得行鑑諭以爲當復還乃稍稍散去比還父老焚香夾道走數程以迎時久雨頃霽及召入掌院事會歲大旱陝人上章乞還鎮至卽雨民益喜愛戴如神明父母及身有疾發願爲舁轎卽不事醫藥輒愈一出行人爭前舁轎雖禁之不息也其得民如此是時鑑在鎮領制八十餘章竝聽便宜處分故得竭誠心殫力以成其功名陝家繪其像尸祝焉致仕卒

趙尚書榮

人景泰初虜數請遣使迎

上皇而

上皇在雲中日急議報聘廷議相顧忌莫能有堅決者也榮時官中書舍人獨毅然請使閣學士高穀解金帶贈之曰子忠義人也天順中曹欽變起倉卒朝臣皆避匿榮爲工尚書聞變卽歸第奮被甲躍馬呼於市曰若市中有好漢皆來從我我趙尚書也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我輩乃忠臣義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士毋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鼓刀勵士卒竟滅賊
南陽爲上言 上亟稱其忠云

約論曰明興 高皇帝神聖洞天下情僞之變嫉
矯辨滋僞好敦質靖介之賢 文皇帝表章宋哲
務士於儒學又是時懲賊吏法深痛故自熙宣迄
于天順數十年士言恣行勅端亮著節皇皇具有
其文武焉不者尚廉介皜然不污大都古異代先
進士習類如此嗚呼治天下惟在風士正習哉
李忠文公時勉本名懋以字行江西安福人少有大
志甫成童賦自勵詩有顏曾希聖四勿三省之語

稍長肆力問學冬寒衾裯足納桶中刻苦誦讀諸
經史不厭永樂十九年三殿災以侍讀應詔陳十
五事一止工作二罷四夷朝貢三汰冗官四賑荒
饑五慎選舉六嚴考覈七理刑獄八黜賊吏九散
處達官十罷遣僧道十一減和買十二革遞接軍
夫十三矜免侍親充軍生員十四設法僨運十五
恤軍皆切時弊有旨允十四事施行是冬以讒構
下獄已虜犯邊 上念時勉前所言韃官諸軍事
驗宥復官 仁宗卽位進密疏諫乞留中 上大
怒命力士以金瓜捶之肋折幾死明日改監察御

史今日言一事然終恚惡之又明日復逮獄時肋骨折內向不相着及是用挺棍骨忽自屬人以爲忠誠所相章皇帝卽位中人言時勉所論事犯諱惡先帝大漸猶意恨恨也乃大恚令縛時勉來朕面鞫必殺之已又令王指揮立縛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時勉已爲先輩使者縛從端東旁門入矣上遙見卽攘臂罵若何敢激先帝恚若所言何事對曰臣言制中不宜御妃嬪言太子不當遠離膝下至第六事少止上曰若何不遂言對曰天威重臣皇惑失記上意解微笑曰

是特難言耳問諫章安在對曰焚之矣上乃太息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桎梏復官時王指揮至獄聞時勉入亟走還縛之則已得見上覲冠帶

復官矣預修兩朝實錄進侍讀學士上一日

幸史館懷金錢撒地令侍臣拾之獨凝立不前

上改容以袖中餘錢賜之又一日幸館中飲諸學士酒顧之曰卿非朕安所得飲此時勉頓首謝疾在告遣醫遣中官守視蓋眷重如此正統初兼經筵官每進講必盡誠冀有感悟上俯首頓聽聞者以爲范淳夫復出也六年貝祭酒罷西楊歎祭

酒難其人程侍郎南雲以爲無踰時勉者進祭酒
時勉新條教崇庶耻抑奢競別賢否示勸懲士習
一變課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
縮餐錢爲賑給督諸生學甚劬旦五鼓令起誦讀
夜漏定二鼓方聽寢時潛行察其勤惰一時人士
皆感奮興起而恩義浹洽如父子諸生頌其稱之
曰天地之量父母之心蓋國學極盛云時改建太
學命大闢振監視時振重震天下時勉持抗禮振
生日諸大臣皆往賀又獨否乃日庶迹其陰事不
得彞倫堂故有大樹時勉嫌一面陰翳妨諸生班
稍伐其旁枝振以爲擅伐官樹入私家遂矯旨與
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俱荷校國學前校重百斤諸
生司馬詢等數千人伏闕請赦石大用者獨奮請
以身代會事聞皇太后乃得解尋乞致仕去諸生
奔走涕泣送之觀者爲罷市歸途絕糧寢息破舍
內晏如也又明年上北狩號慟北面頓首拜䟽
請選將練兵親君子遠小人褒忠節以迎復車駕
雪大耻是歲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中贈禮侍
郎卽改謚忠文劉文安言古庶如精金美玉楊文
貞稱爲當代第一流人而高學士毅比之汲黯陸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贊謂其純過之云孫稱朝貢兢兢行履以孝廉名
陳祚直隸吳縣人永樂中由庶吉士爲河南右叅議
以言事謫佃武當山躬自耕作人所不堪而處之
裕然宣德初召爲監察御史巡按江西馳疏勸學
略言陛下備有聖質而經筵之典未舉講學之功
多闕於聖賢精微之訓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
而洞察乎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 太祖常
書於西廡以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格言古今龜
鑑具在願聽朝暇命儒臣講說非大故不輟必能
開廣聰明增光德業 上覽疏大恚曰唉蠻子噲

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若爲堪作 皇帝并家屬
皆逮錮詔獄者數年父母死獄中藁瘞焉 宣廟
崩乃釋復官 上疏乞歸殯終喪不允復上章言
古人立教必以孝爲忠聖主任官必求忠於孝以
不克居喪之子而求之爲仗節死義之臣天下無
是也語益切乃許之後按湖廣奏遼王不軌數事
逮下獄論死王事覺乃宥陞福建按察僉事閩人
相戒不敢犯罪罷淫祠痛繩驕伍引年歸祚三逮詔
獄皆濱死終不少回貳薛文靖稱其勁節苦心如
金百練無改色云

劉忠愍公球字廷振江西安福人少力學博文志行
軌於正永樂中進士以儀制主事薦預經筵改翰
林爲侍讀正統初京師水民饑奏築洩便宜震奉
天殿鴟吻時闈專國主麓川之征球憂在北虜乃
應詔疏國家大慮十事以諫勸 上攬乾綱自斷
罷麓川之師息兵重民而遣給事中御史督沿邊
屯田士伍急備皆振所諱惡竟爲所甘心而死語
具帝紀及邊防中球忠純峻潔沈思積學居親喪
哀毀兄弟五人友恭無間從弟玘仕爲莆田令致
夏布一疋貽書規之曰願守清白以光前人他非
所望於弟者雖職在文學而忠君愛國憫民憂世
之慮拳拳不忘卒三日家獨得血中衣以歛景泰
初贈太學士賜今謚球天性忠孝議論常依各節
沉思積學好義力行薛文靖以爲公明足燭事幾
於未然忠欲救事勢於將然直氣全節足樹人臣
之防立萬世人紀云子鉞舉進士官參政鉞按察
使而鈺蒞官平恕爲名臣

章恭毅公綸字大經浙江樂清人少刻礪好學始冠
卽爲郡守何文淵所知景泰初進士爲儀制郎中
屢有論白條 上太平十四事虜使來行成言宜

暫結和好力圖修攘以變異應詔言宜求致災之
由上示撤樂減膳之敬下推捐粟賑貸之仁諸條
當節縮者甚具會懷獻太子薨上修德弭災十四
事大者言內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
宮不宜盛聲色且言 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親爲之臣子又以天位授 陛下 陛下宜率
百官朝見延安門復汪后於中宮以正壺儀復沂
王於東宮以定國本逮詔獄濱死 睿皇帝復辟
嘆綸好臣子爲朕家事受毒楚已而泣立出之獄
中脫桎梏拜禮右侍令檢所上疏不得內侍從旁
誦數語 上稱歎久之天順二年山東守臣以水
災請蠲賦不允綸助爲言得蠲十之五宗室被大
盜乞賑有司沮以無例綸言 朝廷重親親宜出
特恩聽之石亨楊善共訾短綸調南禮部 上終
眷顧面賜金幣而遣尋改南吏部 茂陵卽位有
司以遺詔請大婚綸上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雖
釋服公除有常而宅憂中大婚非禮乞敕禮部來
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饑條救荒四事十二年乃
老卒贈尚書方易儲時御史吉水鍾同每獨坐深
思輒泣下念不可有言言之且激禍已懷獻 太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子薨慨然曰可矣草疏請復沂王于東宮出示禮部尚書澗以澗老大臣爲助胡尚書乃大駭縮首吐舌曰作死作死鍾出見郎中綸言之涕泗橫流綸贊之決曰君必上吾亦疏且上不令君獨爲忠疏遂上下禮部會官議以綸疏復上 帝覽畢大恚時日以晡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校卽刻捕入獄拷訊日榜掠無完膚迫引大臣及通南宮狀不伏加炮烙刑會天大風黃沙四塞乃密敕緩獄得不死於是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上書于少保曰始姦人黃竑進易儲之說獨迎 上

意幾脫死耳公等國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等享富貴奈天下清議何于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然有膽當進級處之選知安州明年大理少卿吉水廖莊自南京至給勘合 上忽念莊往有疏類二人旨并逮三人杖闕下鍾竟死園土中 裕陵復辟嘆同忠可貫金石贈同官大理寺丞蔭子莊大理卿成化初 天子憐同忠受慘禍錄其妻羅氏復官其一子子啓請遺骸得出園土中歸葬時死杖下者久而血漬髻間洗出倍鮮好如生鍾謚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恭愍章恭毅廖恭愍竝特恩

楊憲使瑄江西豐城人天順初以御史按圻內圻內民羣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具疏上 上喜謂閣學士御史敢言難得也命吏部記名且用之既還京彗孛連見二凶勢益張瑄糾諸御史訟劾之有泄語于二凶者二凶先譖諸御史與內閣比共傾臣疏果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至文華殿俾誦彈文歷詰之瑄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不法狀甚悉竟下獄逼誣引大學士徐有貞主使瀕死無一語吏當瑄罪死會京城大風雹拔木

壞屋走正陽門馬牌于郊外乃謫戍遼東道赦還或謂瑄宜詣二凶謝免後禍不可復謫戍廣西南丹已二凶相繼以逆誅釋歸田成化初復官陞浙江巡海副使禁軍官私役戍卒時蒐閱之城隍墩墩艦舸兵甲之具咸飭修築捍海堤塘皆爲永久利謀報倭奴數百入犯境僚案咸驚懼瑄鎮以安靜出巡至寧波府衛戒嚴守令呼民兵授甲矣瑄曰海上兵自足今農事方殷安用勞民爲乎已而果不至陞按察使力振憲紀嚴門禁剔吏奸斷訟無畱獄禁女婦無游觀以敗俗甫半載而病病亟

僚案入問孜孜民隱無片言及私卒祠海鹽東海上著祀典子源任五官監候正德中以直諫謫戍肅州語具天官中卒于河陽驛妻斬蘆覆屍塋之練御史綱南直隸長洲人巳巳之變以大學生上中興要務八事也先犯京城復上勤王急務請選武臣授方略俟深入乃霆擊而敕邊將嚴兵邀其歸有倡和議請南遷誤國者乞加誅以爲衆戒景帝竒其才卽日授監察御史行其言景泰改元上時政五事巡兩淮塩按劾趙駙馬不法狀權貴歛戢還朝賜宴優異上軍國大計八事時吏部缺

尚書上命遺其人綱以王勦年富薛瑄對皆名碩後相繼大用先是京師有警召募四方丁壯隸勇敢營人多逋逃大臣請治罪編尺籍公上言方召募時本激以忠義許事定遣歸故勇夫健卒雲集爭自效今師久不解恩寵未及饑寒切身所以逃也且近詔抵大辟者尚原死隸尺籍獨奈何使應募之士與爲伍乎搜求大急必且生他虞矣兼邊務尚殷急於用武非所以勸召募之士也詔不問得歸復業者數千人巡按福建時官臺山民聚爲盜渠魁未獲而逮脇從綱釋遣趣師勦捕追咎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典守坐是忤衆爲按察使楊珏所詆誣解官綱性
剛鯁嫉惡一措足未嘗不以公法自律遇事敢言
院中語曰歐寧手練綱口

鄺少保埜孟質宜章人永樂鄉貢理刑都察院以庶
平名爲御史時南京鈔法圯不行遣往按衆以謂
非起大獄申著令法不可得行也埜念故著令已
峻非法意往獨捕一二市豪以獻曰市人聞令下
皆震懼今鈔法通矣事遂已倭寇遼東埜往問戍
守之失律者得其可矜狀釋不問而山海關吏卒
霍行人釋逋逃得賂者悉擒治伏辜其寬嚴時措

如此石州人上變告以陝西按察副使往卽訊且
命事卽實會軍勦埜至察之則反獄亡命者妄言
冀脫死也具以無實聞詔弗問而誅其造誣者拜
應天尹政主於愛民輦轂下市征田稅苦急煩皆
酌平定式使豪猾不得爲輕重事務節費民以不
擾麥秀兩岐焉正統初拜兵部左侍郎時王尚書
驥征麓川埜畱任部事有勞 上爲除戎籍四年
京師淫雨壞官民廬舍埜以爲此陰氣爲沴兵陰
也引咎請放罷不許久之進尚書嘗自念職治軍
當爲國家惜力養銳備不虞故軍制利病當興革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者悉力爲上言多得允已已諫親征不聽從駕
行屢奏言虜犬豕也不當屈至尊惟指揮諸將以
成功可也又不聽乃卒死土木之難贈少保謚忠
肅時同死者戶尚書王佐贈少保謚忠簡佐海豐
人器宇深厚政有體要心無苛隘耻不若人晚嗜
學問其死也人咸惜之然鄭端簡以爲是役也曹
平章宥密廊典司戎政不能力爭於朝卒致萬乘
蒙塵捐驅草野悲夫

約論曰當洪熙宣德中 天子至仁聖而李文忠
陳御史以忠諫獲譴豈不謂有命哉夫金百練乃

後精忠文之忠篤矣劉忠愍籌邊慮國炳先幾鍾
廖章處廢興之際言人所難言皆天植其性云

李家宰秉山東曹州人正統初以進士爲監察御史
弘博持重業已負公輔之望景泰初以僉都御史
往督邊儲叅贊軍劾罪都督斌又盡更置諸將校
不才者是冬兼巡撫薦叅政葉盛贊獨石諸城軍
掩土木鷓兒嶺戰沒遺骸萬五千且請下大同紫
荆諸鎮竝掩骸凡十數萬其大者具邊防記中已
巡撫遼東秉在邊節用愛人恩威兼著又能識拔
將校斥遠烽火寇小入輒覺驅出塞卽已故邊民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得休息軍無冗費而虜知秉能亦往往徙帳避去
不犯邊成化二年以都給事中寧薦召還臺四年
代鹽山爲吏尚書請寄不得行明年朝覲斥免者
旣衆又不避大臣姻黨又以爲天下庶職不稱由
監司龐雜而然立法以貌言書判定去留四有三
爲上二爲中一爲下下者冠帶還籍多罷抑爲朝
士所嫉崔尹二侍郎又時時短之會公所善御史
劾馬昂姚夔程信三尚書而諸尚書大忌秉遂爲
給事中蕭彥莊所論而罷與來朝被斥官同陛辭
竟快諸讒忌者

尚書恭直隸廣宗人正統中進士累知萊州府薦
屬邑良吏與共治加意學校會旱蝗發廩賑貸奏
免膠卽墨諸逃戶芻糧遣使出捕蝗如古法且焚
且瘞民賴全活府庫歲入漕海布數萬儲久者浥
爛守者不得去類破家恭請量留漕海布餘竝出
充軍餉不餘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本軍議城
臨清恭念民方艱食不卽應比命復下則及秋於
是始以郡民赴役而事集民大悅治萊六載威惠
大行辨疑獄人稱神明萊人爲之語曰古之楊今
之崔立去思牌楊震祠中景泰中陞湖廣布政使

盡革諸冗費若和買爲民害者苗賊犯武岡州督
民兵捕勦竟平之公安劍利流民相殺傷或請捕
逐恭曰是不可急急且有變下令諸流民願著
籍者聽卽不願順撫俟秋成遣歸遂分釐其人衆
以帖然遷江西左使篋中惟律令圖書衣數襲而
行比至闢理問所獄囚無病死釋陷盜良民數千
人徃韓巡撫雍定均徃法里甲爲十歲歲量丁田
調輕重以爲法任勞者一歲就佚者九年民便安
至今天順二年以副都御史撫蘇松進郡縣耆老
令盡言民利病以通下情創吳松江閘令隨潮開閉

防滄淤而得引清水灌溉爲農田利浚儀真清河
程工廩贍民不告勞又浚常鎮河避江險諸勤民
如此故事巡撫持大體常右巡按御史不爲異崑
山民利別籍所遺產冒爲軍清軍御史以爲功論
二十四家民抑爲隱蔽悉坐配恭知其寃下里老
覈實事得白歐御史校髦士去畱多督被黜者訴
前巡撫前巡撫辭有主者不爲理恭親試拔可者
入學後爲俊造蓋持正無忌類如此四年用塩山
薦爲吏侍郎代爲李尚書屈無何罷歸恭寬平坦
易無芥蒂好善惡惡出天性臨事剛而不亢柔而

不褻終始以廉慎稱在吏部侍郎郡守有行能者以殊禮所拔擢品題於未遇後皆爲名人

皇明書卷之二十一終

皇明書卷之二十一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上

姚尚書夔浙江桐廬人生一歲而孤母屠夫人撫教之三歲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稍長通貫經史入太學爲李忠文公所知正統中舉會試第一擢給事中景帝監國議卽真陞南刑部侍郎嚴獄無滯囚三年召入禮部英皇卽位調南京未幾復召天順二年改吏侍七年以南陽薦進禮尚書上見夔儀度奏對具都雅則大喜憲宗卽位率

羣臣上思艱難戒逸欲重名節數事四年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謹小星葛藟之分
以兆百男之慶 睿皇帝崩議合葬疏別明審語
具禮儀中已又言今京城六街疲癯殘疾之人扶
老携幼悲號道路見聞不忍適以干天地之和且
是非所以令四夷使臣見也昔文王發政施仁必
先矜寡孤獨望特敕巡城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
之諸殘疾有家者責親隣收贍無家者收入養濟
院廩贍之其自遠方來者暫收養候春和資行糧
遣還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

之一端也詔順天府收廩如章五年代崔恭為吏
尚書獎誘後進振拔淹滯意所甄識不避親故時
屢有災變雙力言自古禍亂常起於饑饉災傷毋
謂天道姑息有象無應疚心危論冀 上感悟因
乞歸不許未幾卒贈少保謚文敏先是李文達柄
國而王忠肅秉銓衡最久李家宰繼頗推轂北人
會秉以譖愬罷內閣彭商二學士各欲有所用彭
意在忠肅商主夔而尹侍郎又欲得之為諸言者
所訐乃用崔侍郎恭數月去而夔用北人至為誹
語欲殺之夔卒尹侍郎旻乃代選法通敏賢愚皆

說後爲內閣萬安尹直所惡共構之科道頌劾其子侍讀龍招權賄竟父子俱敗名奪官

約論日記有之邇臣守和宰正百官非謂臣人者當和衷守正公命賞於天而不私耶夫帝臣不蔽簡天下才爲天下用在帝心惟命又何以南北睽也與樞微有向而言者簧鼓瀾激靡靡焉可不畏哉風始於茂陵初以濫觴迄于今悲夫

項尚書忠字蓋臣浙江嘉興人正統己巳以員外扈駕北征羈虜中飼馬得間走歸七晝夜乃竟達宣府以得還遷廣東按察副使謀報流賊携男婦數

百剽高州被執忠曰流賊無携家理必吾人勿殺已訊俘果良家子婦被掠者盡釋之陞陝西按察使陝右饑不待報輒發廩賑全活者萬人丁內艱陝人赴闕乞留者數千人詔奪服還任徵爲大理卿陝人復詣闕留改副都御史留巡撫時洮岷番亂調兵討平之成化元年虜入延綏邊擊却去關中水泉鹵故有龍首渠久湮廢爲開渠三十里涇陽鄭白渠亦久廢募工疏鑿之固原土達蒲四叛督師討守必克議不變而賊平語具邊防中召還臺進右都御史撫賑京畿災發廩賑吏設法獎勸

得米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具數萬軍民全活者數十萬人荆襄盜李鬍子者劉千斤餘黨也倡流民九十萬爲亂剽州縣忠出總督軍遣持榜入山諭降者四十萬人負險固不服發兵俘斬者二千人編伍者萬人進左都御史留撫治獻便宜十四事會星孛天田嫉忠者謂荆襄殺戮多所致忠再疏自明言誠妄殺當爲國任死不恨然實未嘗妄殺因乞骸不許召還臺然荆襄以搜斬故賊不起者三十年十一年陞刑尚書尋轉本兵爲沮直所構逮而罷語具宦者事中久之復兵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忠明果儻練吏事體悉民隱曉暢軍務直言正色無詭隨子孫多舉進士至大官

余肅敏公子俊四川青神人幼孤有大志景泰中舉進士爲戶曹開霽精敏有兩勢家爭田久未決一言立斷出知西安西安爲關中會府諸節鎮大臣使車往來戎務民事極冗繁難治子俊從容整暇而剗理秩然上下孚悅西安民苦城中水齷飲多病爲開新渠引山泉行地中徧城市人得戶汲今號余公渠涇陽山高下其水漑田水迅不得蓄出

庫金遣強吏鑿山開水道轉灌田千頃成化中陞副都御史巡歷綏邊廣榆林城請謫戍實之教榆林蓄種開學而榆林爲重鎮於延綏築邊牆創堡壑崖砦亘二千里自是虜寇益希諸經畫具邊防中移鎮陝西條弭盜安民選將厲兵之法凡七疏上皆著令召入兵部爲尚書子俊在邊久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近及虜所從出入凡邊臣奏請從中覆輒中事機宜致仕去召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又能知錢穀經費握筭盈縮諸少年敏給者自以爲不及也十八年出督宣大山西三關

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已復召入爲本兵子俊凝重簡默外和內剛正不詭俗庶不近名每奏對符檄必會文切理揮筆立就所敷歷多在西北邊而榆林修邊功最偉嘗有言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有建樹卽近且小必爲國家垂百年規又曰大臣謀國遇大利害當身任無養患市恩方延綏修邊時怨謗紛起持益堅迄成功垂百世利本兵時以宣大爲國北門欲推榆林法具行之諸邊因讒沮竟不就卒贈太保謚肅敏弟子衆舉進士授戶曹請教子俊曰誠能動物惟積誠自能消僞又曰人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五
固貴剛然不可使人畏之如虎世以爲名言

程尚書信南直隸休寧人正統中進士給事中事

景皇帝首薦大理卿薛瑄虜犯京師巡京城西門
都督鎧禦虜西城戰失利呼城門求入信不可疏
言朝廷舉國兵以授鎧今小跌宜趣使更戰則鎧
必效死倘開城入之虜益強人心危矣 上立詔
勿納鎧虜逼城鎧兵附城戰信與都督王通都御
史楊善從城上鼓譟發礮石助之虜稍自引卻遂
請敕石總兵亨于少保謙移營關廂外號令諸將
捕逐虜已出使蜀還言道過畿輔畿輔民大饑乞

賑貸又言河間因虜患罷學官生徒乞復舊明年
應詔上中興固本十事請隆孝友之實答天心天
順初進太僕卿時馬政久廢信鈞考急石亨等患
之乃上言請馬隸兵部信曰太僕本主馬政 高
皇帝諭太僕言馬數勿令外人知今隸兵部馬登
耗太僕不得聞非國家所爲設職官意也卽如是
有警馬不給請獨責本兵 上是信言復歸馬總
太僕考二年陞僉都御史都指揮夏霖倚奧援不
法信條上其狀霖行賄得脫都御史寇深遂劾信
詔詰責自辨不引咎逮詔獄調南太僕少卿成化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初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險以叛破合
江九縣以兵尚書督軍至永寧分大軍爲三道四
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而
自督番漢軍向金鷲池克期會大壩大軍至渡舡
舖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礮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
弩攀崖上順風舉火焚龍背豹尾二柵賊退保大
壩而貴州軍已倚其後四川雲南軍扼其左右矣
賊大驚走斬首五千級餘走天井水磨二洞洞二
竅幽暗不可入乃土石室之圍守月餘而賊盡於
是請徙灞州衛於渡船舖名大壩曰大平川立長

官司其中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而事平論
功兼大理卿七年應詔條闕政言兵事可更張者
四兵弊當申飭者五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戮
以捷聞中朝亦以捷賀上下相蒙使戎狄益肆四
方流民聚荆襄間不區畫將變卽起中土 天子
六師當居重馭輕今京營士馬疲耗甲兵鈍朽非
大更張緩急將可慮是歲改南部叅贊機務明年
致仕又明年卒謚襄毅信才雄氣果然沉思曲筭
不輕洩征南蠻時制詞得專殺命官迄班師不妄
殺一人曰刑賞天子大柄也顧聞外事不易集假

大臣柄令得有竦懾今事幸可集而專非分自予必且有奇禍矣出南部庶事一不干有司曰參贊謹非常耳有司事非所宜與能避遠權勢如此子敏政官翰林學士博瞻多通官至禮侍郎

朱都御史英湖廣郴陽人正統中舉進士爲御史首劾外戚汪金內臣善增巡浙江處州盜葉宗留反討平之成化中以陝西叅政調兵食固原葉文莊信之事事咨諏以都御史巡撫甘肅條邊事上中窾要以僉都御史督兩廣代韓襄毅雍時大征後民多死鋒鏑及散走崖谷又歲荐饑至連城數百

里無煙火而襄毅往以法繩下不貸大吏捕猶獲輒殺威行百蠻英至太息曰此如治病用峻劑良已然臟腑則旣虛矣非輔以梁肉元氣何賴乃一主於撫柔竭力勞來撫綏疲瘵徃徃使復業約飭將士寇來仍在伍不許輒進兵諸峒民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脇從一切征需供億之費蠲節十五六禮賢勸學既南海陳獻章學行於朝乞大用數年間流人復業者數十萬家府庫充實或請以羨餘進者曰王者藏富於民在郡縣固朝廷有也今吾進以干寵兩廣事叵測脫一旦有變

卽餽餉當安所從出乎竟不上居嘗言事在於得已雖一錢惜之不敢以病民居處服御如寒士在督府又一不以家累自隨衙齋蕭然獨從老蒼頭二人而已陳獻章以爲入其室神爽頓清如夜入三洲岩秉燭讀蘇子瞻題名云召入臺加太子少保卒贈太子太保謚恭肅

鄒都御史廷瓚湖廣巴陵人景泰中仕爲淳安令政尚慈惠急民所疾苦不求赫赫名終無知者都御史張鵬撫廣西以爲古循吏薦知梧州府會憂去改貴州程番程番在萬山中夷僚錯雜難治悉意

經畫凡城郭街衢祠廟廨舍畢以次興建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敢不戢墾田不踰畛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巡撫貴州平黑苗有功以副都御史召入臺未幾鎮梧州廷瓚性寬大不瑣瑣念兩廣困甚益思安靖屬吏有賢者輒薦舉卽不職特去其一二泰甚者奏除諸冗吏曰祿俸出於民毋爲徒費於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每出則成功鬱林州雲鑑大桂諸種咸以次削平歷官處事待人一於不疑雅量恢廓莫窺其際而動中機宜其明炳人亦莫及也卒贈太子少保謚

襄敏

夏布政使寅字正夫南直隸華亭人幼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問學官南吏部主事日取羣經及百家語讀之爲文章淵閎奧密陞副使提江西學專崇行實抑浮華閱一日數行下所識拔後多知名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以風士陞浙江叅政處州民苦雷政走聚山谷者招之不聽曰頒夏叅政檄乃可寅檄至立解散進山東右布政使敬簡有容愛民節用有屬以興作者曰勞而不怨斯可矣嘗䟽論國家大勢在

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都竝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爲南北走會今存饑當賑臨清又南北咽喉一暫梗爲害不小宜選大臣有望實者鎮之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爲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復鎮臨清他論列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材之類皆切於政本自登仕爲郎二十年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語客曰君子有三可惜問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閑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人以爲名言時有仁和夏時正亦有文行歷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官大理卿巡視江西斥貪殘革冗徭放無名稅千餘萬致仕去儼舍以居萊盛稱其文如春空層雲動含雨意云

曾侍郎翬字時升吉安泰和人舉進士觀政工部奉檄治永興王墳諸餽遺畢却官刑曹訊鞠務得情諸司奏牘浩穰若事關權力者司寇輒命翬翬無所左右一斷以法以薦陞廣西右叅政廣西多逋賦徵督苛急而戎伍逃亡者肩支餉如故翬清之而邊儲漸充思明土官弟黃斌謀奪嫡殺之往卽訊竝以金二十斤請緩獄拒不納奏當上而竝言

易儲事微用衆爲翬危之而翬自若也太平府邊南交永樂中運塩餉征南之師兵罷塩留太平者歲役民守視民苦之翬太息曰樹生塩鹵中已長大是消耗多矣奈何猶以累守者爲乎具奏請以塩克俸而罷遣守者民歡呼稱便改叅政河南清軍御史務多得軍以補伍翬與共事歎曰兵民二籍焉可誣也有可辨者輒辨之天順初入覲言每歲兌軍糧至臨清入倉復出兌出納多滋弊乞軍於水次交兌便報可下至今行之陞山東右布政使山東舊苦河塞又適水旱翬殫心賑恤河役百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有需多方畫一不以煩民曹州奸民有指新墾田
爲無糧者獻戚畹翬曰法墾荒許爲永業今奪之
可乎事得寢轉河南布政使歲饑民缺食而賞軍
需數萬兩翬計開封倉糧且百萬出平價糶之民
饑賴以濟而軍餉亦克成化初以刑左侍巡浙江
省重役減官租摘奸吏禁刁訟所薦舉後皆爲名
臣還部中貴有怙寵殺人者奏逮治論如法不報
衆爲翬危之竟報可部臺科道咸吐舌以爲難致
仕卒

高都御史明字上達江西貴溪人韶嵐時割股以愈
親景泰中進士官御史巡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
餘人會河南徙民耕故淤地歲收畝數鍾議者欲
履畝定稅明不可曰河徙無常平陸忽復爲巨浸
而歲額不改必且厲吾民矣天順四年御史劾來
朝官語觸 上怒詰䟽出誰手明自言實草䟽不
敢累他人都御史寇深素重明乃從容言累年彈
文奏章皆出高明手今一䟽有抵觸罪小幸 上
寬貸 上乃喜顧太息高御史能吏部擬山東按
察使 上謂高明宜內任又曰明可任都御史成
化初擢南院左僉都時南京法久縱弛明振紀綱

劾罷諸貪酷吏會淫雨極言內自宮禁外至夷狄皆陰盛陽微宜修省以回天意揚州鹽盜作亂守兵失利敕督捕明造巨艦榜曰籌亭往來江南北督戰諸竝江高山置邏堡望候賊賊出沒蹤迹輒露不得逞江海間立靖中官鬻私鹽縛儀真指揮羣卒大閔則盡籍其鹽劾中官又條劾戶部及諸巡撫縱玩狀及陳鹽利害十餘事衆起羣咻之明請終養去成化二年上杭盜作卽加賜明敕令便宜討賊乃力疾行赴閩先文告諭撫之不聽進兵搗其巢誅其渠餘竝從輕坐析上杭溪南里爲永

定縣控賊海口有矯令募亡命謀不軌者明不欲再起大獄或乃主用兵立誅妖言者而定事已卽疏乞休納符敕去曰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以治盜徵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築蚤閑亭逍遙其中有四壁蕭然寸心虛湛之句及病革書一偶語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擲筆而逝

陶布政使曾廣西鬱林州人也景泰初以父成死事蔭新會丞時年方二十適廣西徃流劫雷廉高肇勢將及新會曾帥民築輔城置堡寨相聯絡誓死

守賊至不能難而去累功遷按察司僉事備兵九
歲滿進布政使兼副使奉敕撫治兩廣嘗平後山
賊置從化縣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
置新寧縣平廣西潯梧荔浦府江田州皆身冒矢
石保障兩廣者四十年嘗行兵兵不得前知或先
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多疑兵多列寨屯
守賊備嚴若遠遁兵即寢不進稍懈弛備或遁久
不得耕或出剽歸即數路竝進亟掩之往往不戰
而殪每兵行署檄付裨將曰某封某月某時發及
發乃知進兵及兵所期地至則數路兵畢會故層

所征盜盜無能遁者而兩廣大安常宴客密部兵
掩盜樽俎未徹而馘已獻坐客不知也民稱為三
廣公云卒蔭子錦衣千戶世襲

陳憲副琦字粹之直隸吳縣人成化中任江西按察
僉事遷貴州副使在官累辨疑獄廬陵有儒生夜
過其里人胡甲所被殺官執訊胡胡誣服琦疑之
曰豈有身殺人而自置諸門者訊之則儒生有宿
仇瞰生夜適胡也而殺之胡得釋劇盜數十人為
曹晝行剽無禁琦得其曹伍一人善遇之因得知
其巢掩捕之立盡清戎御史煽酷虐蔓引平民琦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三
十四
爭之不得乃出理所分道令民自首實爲御史苦
掠誣服者二百家悉縱歸農比御史罪去民手瓦
石伺擊之而爲歌謠以頌琦琦所至興學獎士見
芻素有文行者節下之負權勢者視之藐如也竟
以是罷去始按江西時有李都御史者與民爭水
利積數年無敢決者琦盡奪其地歸諸民李嘆之
未發也後李爲吏部考察見琦名卽泚筆抹去之
物論譁然貴州軍民抗疏畱不報琦罷歸吳中家
具蕭然至鬻書自給云

約論曰成化時理大物豐淳散撲解幽陰巖據四
方益多故矣乃其時藩宣撫靖安攘保大之功茂
焉則豐芑數世之遺人故也襄毅肅敏之督師恭
簡襄敏之撫定庶幾哉文武爲憲矣易之辭曰勿
憂宜日中讀夏正夫國家大勢之論滋爲凜凜懼
矣

張給事中寧浙江海鹽人舉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嘗
諤自將宛平等縣以和買繁重乞勘舖戶均派寧
奏言法出弊生惟節省以甦民困無爲勘勘必有
手實告緡之弊弊且益滋丙子順天鄉試內閣臣
陳循王文以子失舉許考官寧上言文循以元宰

而爲子暴才訟屈陷考官失大臣體聞者竦然以
災異詔言乞詔府部院將秕政弊法當改者條奏
且勸 上專慮澄心嚴恭寅畏隱微宜漠間一念
合天自足以格天望深留意 上俞行時召亨擅
橫事關禮科者立舉奏 上由是知寧奉使遼東
朝鮮亂令自擇便進止寧曰君仁臣忠敢自便乎
卽語鎮守官調官軍肅陳律以待而徑前導揚威
德陳譬禍福竟致命而還寧在科章無慮百十上
有大議 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 英廟尤稱
注嘗獨召對對廷臣稱爲真給事中欲大用不果

成化初首勸開經筵薦尚書王竑李秉皆人望時
有建言以天縱二字加孔子謚號者寧以爲孔子
道大德尊所宜行其道以達天下傳後世不在封
號求勝於一名一字可得輕重也事遂寢 皇太
后生辰建齋醮大臣醵金錢爲資福寧言 皇上
本孝心以慰悅聖慈無不用其極人臣但當和衷
敬德仰贊聖孝以綏懿祉不當走釋老宮捧辦香
爲祈祝行之壞風俗傷民教不報會南京六科以
劾內閣俱謫逐寧會六科申救忤輔臣意會有忌
修撰岳正僞爲正劾輔臣章流布者於是正陞興

化知府寧汀州知府而去時論惜之寧偉貌修能
雄文直道結主知而不竟諸用比守郡先教化後
刑罰盡除諸苛政厲民者表節義恤孤獨禁遊惰
郡事一新寧爲言官時不下人至是上官輒摧抑
之遂致仕去家居三十年乃卒養高林壑閑家有
則孤蹤無玷云

陳編修音字師明福建莆田人爲人古貌古心於世
故細碎米鹽筐篋殊若無尺幅小事無不可可輒
曰也罷也罷云者姑置之詞也遇大事有不可必
如其志自羅倫王徽等貶斥中外士結舌以言爲

諱音以編修上疏言臣觀春秋二時 陛下雖間
御經筵然勢分尊嚴上有疑未嘗問下有見不敢
陳願於退朝之暇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引對便
殿霽威疑問務使 聖心渙然而止方今人才日
降言路日塞異端日熾宜召還致仕吏部尚書李
秉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中王徽
新會舉人陳憲章置之閣部臺諫革去法王佛子
真人位號禁止創建寺觀則正人用言路開而妖
妄息矣不報司禮監黃賜母死省寺監院無弗往
吊祭者翰林馱未之詰也一日徐侍讀瓊言於衆

曰時如此且獨得不往乎衆或應或默音不能忍
奮然作色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內臣天下其謂
何詞氣憤激聲淚俱下於是言者大沮事遂已汙
直之在西廠也氣焰烜赫出沒如鬼神部列校突
入兵部郎楊仕偉家縛拷掠其妻衆駭莫敢闖音
鄰居登墉呵之曰爾何人敢爾不異國法其人曰
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音曰我翰林侍讀陳某也
聞者爲縮頸閣學士劉吉之起復也音自南京與
書止之吉不悅後當路有缺吏部進擬音吉輒沮
之曰腐儒也不可仕止南太常寺卿音爲文典
實遂經學四方士質經者填門得一語人人各厭
其意中外顯仕多出其門王文恪作傳稱以爲篤
行君子云

鄒吉士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幼慧穎過人年十二
能文章經史一過目不忘貧寓龍泉菴讀掃樹葉
焚之照讀達旦如是者三年弱冠領鄉薦第一郡
人聚觀智馬上口占有世上許多難了事之語計
偕出三原時尚書王恕致仕家居智往見之且曰
治道在進君子退小人今小人在位羣邪熾然智
此行非爲會試正欲䟽上天子願進君子退小人

耳言誠行天下其庶幾乎恕咲而不荅弘治初舉
進士改庶吉士會星變應詔 上疏論少師安少
保吉太子少保直皆小人當退致仕尚書恕尚書
竑副都御史韶皆君子當進語具帝紀中疏入不
報而爲諸柄臣所仇忌特深已御史湯鼐爲劉吉
所中下詔獄諷錦衣衛因鼐辭逮智苦訊之智身
親三木僅餘殘喘而神色自若無屈撓狀言智與
鼐等往來會語或論經筵不當以寒暑輟講或論
午朝不當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風俗
浮沉或論生民憔悴邊備廢弛不悟更以爲罪以
毀謗劾死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徐文靖力言吾輩
不可使朝廷有殺諫臣名乃獲免謫石城所吏目
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而親戚諸饋遺堅
却之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畢舉總督都
御史秦紘檄董鏜修書得居廣城友白沙陳獻章
漸於學未幾暴疾卒年僅二十有六智慷慨有大
節甫仕時甚少銳然以天下爲已任嘗與御史鵬
言 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時務得失於伏
下取旨近乃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隔也今
大政維新而君直奏對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一

機冢宰恕初召至一時上下待以神明智往造之
曰近代人臣不獲面君所以事事苟且願老先生
姑勿受官獨請對陳政而後受職庶其有濟一受
官卽無可見時矣恕不能用

約論曰茂陵時羅文毅章文懿陳恭愍之倫黷乎
賢儒也乃綱常君德二疏侃侃不阿陳公數忤中
貴人不懾孔子曰仁者必有勇詎不諒哉鄒吉士
齒少氣銳皇皇以正君易世爲務不殆于孔子所
願見剛者哉令假之年益深漸於道庶夫

馬端肅公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有異質童時

爲嬉戲則能使羣兒百十輩于地下伏之景泰初
舉進士官監察御史巡晉楚有聲天順中按察福
建鎮守中官怙勢橫繩以法民謳歌之成化中固
原土達反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會項襄毅忠討
平之已流賊起漢中潼關悉計勦滅又破虜平涼
臨鞏追至黑水口得其平章一人上時政十五事
及禦邊三策尋節制三邊虜入塞至湯羊嶺遇伏
驚走部分將擊逐之斬首多又勦岷州番破之召
入爲兵侍郎出總遼東兵制五花營八陣圖以訓
士建州女直叛都御史陳鉞殺貢夷爲功夷叛命

撫勦時汪直中主鉞鉞阿直逢之頌共詆文升下
詔獄編伍語具宦者傳中直鉞敗復官致仕已起
左副都御史撫遼東弘治初召入臺爲左都御史
上耕籍田禮畢宴羣臣教坊司奏雜劇褻侮文升正
色言上初卽位念稼穡艱難而耕籍當綿綿憂
勤之思豈宜以此賈宸聽乎卽斥去二御史以
糾儀下獄文升言卽位初不宜輕辱言官遂得釋
已上疏言昔伊尹告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爲親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蓋欲太甲敬天勤民而保天
位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欲高宗修德法
祖無過動也故太甲高宗迄爲殷令主而伊傳爲
元臣今陛下初嗣寶服而水旱災傷天鳴地震
是上天仁愛之意法古修德應天以實不以文
之時也惟深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
之不易知天命人心之靡常誠慎重節膳寡慾以
順養天和澄心靜慮以默思治道日御便殿召儒
臣講學論治慈壽兩宮益隆其孝養親王介弟益
篤其友愛竒技淫巧必禁之而責其人珍禽竒獸
必却之而塞其漸大政事有疑大文武臣有缺必

召內閣及府部正官面咨訪而後決緣邊將吏降
 敕戒諭務保境而安民在素武備時嚴訓練以防
 姦而禦侮科道為朝廷耳目有小過曲為之寬貸
 大臣為人君之肱股存大體特為之優全左右譽
 一人之善必究所從來毀一人之短必詢所自始
 內臣中察其醇謹老成者親信任用而浮躁回邪
 者踈遠之大臣中察其忠良者善任而便佞者罷
 逐之 母后之家重賞賚而不假之以權外戚之
 屬厚優養而不任之以事于宗室則推恩而昭德
 于四夷則厚往而薄來凡百用度務從儉約一應

邪術毋為眩惑堯舜之道亦不過此誠身體而力
 行之則帝王不得專美于前 祖宗可繼述無忝
 而天變從可弭矣已又上振肅風紀裨治道十五
 事 上嘉納施行改兵尚書安南占城有違言占
 城請兵文升請諭安南貢使俾各守分地而事解
 建州酋伏當加叛執至訊不服文升以數語折之
 立服竄南海又經略哈密語具四夷考中十三年
 正月朔陝西地大震水湧出如河是月虜眾入大
 同京師戒嚴 上召入便殿咨戰守方略薦保國
 公朱暉練兵為備敕各邊謹斥候修戰具又遣文

武大臣許進陳銳率師出宣大分遣諸大臣守天
壽山潮河川居庸諸關虜引去十五年拜吏部尚
書上召至煖閣諭黜陟朝覲官令精訪察汰不
職奉命栗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正德元年內臣
王端以大婚欲用儒士七人篆刻番字文升方杜
塞倖門堅不從端詆爲抗拒科道爲力辨事乃白
因歷疏求退致仕去後逆瑾恨文升持正入朋黨
除名瑾誅復官卒年八十五贈太傅謚端肅文升
立朝五十年義以身任國不避艱險屢蹶屢起不
爲變國大議衆莫能決文升以一言而定性介特
寡言咲不尚華侈舉止嚴重修髯美貌望之知爲
異人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值事
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云

彭惠安公韶字鳳儀福建莆田人天順中爲刑部郎
中張岐以壽寧侯故從外臺躡遷都御史入院韶
疏岐倖進不可用乞召用故尚書王竑李秉葉盛
下詔獄以論救得釋遷廣東司郎中司隸輦轂間
事多涉貴近豪戚屹然持正不苟吐外戚家冒賜
額奪民田勅往訊上奏言臣不忍履畝奪小民
衣食尺寸地附益貴戚傷國本又下詔獄亦以論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救釋語具土田志中由是直聲震天下陞副使按
察四川樹風紀燭奸伏稱神明進按察使故事王
府塋祭遣中官韶䟽其勞擾乞獨行藩司便又劾
太監錢能貢珍奇擾驛遞陞廣東布政使廉問疾
苦而罷行之無倦寄請杜絕薦南海陳憲章學行
糾劾諸太監于外爲橫恣害地方者以星變上䟽
言臣伏覩天文見異彗見天田旣發于歲暮又形
于正旦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此天
心仁愛之至警 陛下善始善終而示于不言之
表者也伏惟 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

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來褒旌萬皇妃家幾與先
帝時母后家等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 皇妃位
下或加中宮之上此 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也
皇上春秋鼎盛嗣續宜繁而震位尚虛切繫人望悠
悠萬事莫大于此此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
鬱也惟聖明以時裁正彝倫攸叙而陰陽不調災
異不弭未之有也成化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
微之意嚴矣乃邇年來增數萬計利源兵柄多付
其手作奸犯科每貸不問 陛下防微之意有未
終也夫貴近之臣人所憚畏以預外事便成輕重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三十四
宜及此時斟酌裁省內外職務各還職守立爲定制實萬世無疆之慶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矣成化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乃邇年來鎮守公差爭市珍異以充貢獻海內臣庶實有憂心古人遇災必減膳徹樂今遇災變儆戒之日而以貢獻科害軍民此 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也夫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故國賦而民康所遣內臣不過剝取軍民之有以充貢獻豈出已物哉而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家富盈私室則何益矣成化初保傅

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乃邇年來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輒登保傅寺監衙門多令兼掌其致仕又月與之米而歲給之力以此施于忠賢勞烈使人有激奮可矣泛然行之則人孰不阿諛順旨以圖日後之恩寵哉此 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也自古平治責在大臣侍從大臣旣輕百司觀望後進一律世道何賴焉惟 陛下慎之重之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則天下幸甚已又䟽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殷煩田野墾辟商旅輻輳可謂極盛矣然官府倉庫少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三
儲人民衣食難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
創造營繕之役而富庶不及何哉以害財者之多
也國初設官有數今中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
戚鮮少今遠近親疎日益繁矣初僧道有額今寺
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田賦有
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
初徃役輕簡今科歛繁重矣初載籍少刻今版行
猥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
今好奇習澆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及今而加意
愛惜猶恐無以爲繼况更啓而雜益之其將何以

善後哉 上手疏愴然錦衣鎮撫梁海者閩梁芳
弟也韶撫廣東疏海本東人倚怙幽陰往來傳道
動稱貢儀百方湏索所過蕭條芳恚甚欲中之會
韶疏入從旁言韶每事要名方命獨左班文武左
右之至大官故今肆無忌 上直視不語芳懼伏
地不敢起久乃罷然竟調貴州以副都御史撫江
南督糧儲簡靖明法韶歷官四省兩直隸所至吏
不敢欺士民親愛若父母召入爲大理卿以論內
外官貢獻出巡撫順天弘治初召爲刑侍郎會浙
江亂勅巡視劾罷不職守臣誅渠魁撫黎庶而事

平戶部言鹽法沮壞卽勅韶兼僉都御史理鹽法
韶言浙西鹽利倍浙東而浙東齊戶抑配尤甚宜
定浙價之輕重及減溫處課以緩民事竣繪煮海
貧人曬淋熬負折閱朋償之苦節爲八圖以獻進
吏部左侍郎彗星見天津韶䟽上厚根本減役錢
正近侍慎官爵四事且言臣獲隨午朝日奉尋常
起數於國事何禱請自今倣 祖宗勤政之典師
其意召大臣議大政如大陞除大災異及大邊報
諸經邦急務許令部院具事由以聞會議官就御
前評議可否取旨行次日補本備照其事體重大

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下朝時再議乃
下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則不惟國是定事體
熟而大臣邪正優劣畢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
率羣臣興事諸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漸以次弛
張 上嘉納四年陞刑尚書安遠侯柳景總兵兩
廣賊累鉅萬爲巡撫秦紘所糾景挾戚畹勢奏許
紘逮獄韶竟抵景法褫爵景入賊八百兩忽內降
免追韶上言景所追賊十未及一乃恃蒙恩私盡
行蠲宥臣固知 陛下優待貴戚有不獲已然如
公論何且景賊旣以營求得蠲則爵位亦可以營

求而復爵位可復則征鎮又可從營求而得也臣
忝法守之官不敢阿順以自便幸 陛下明罰勅
法竟抵景法會旱應詔言近會議奏踰旬旨方下
恐涉少斷內使王葫苗通高允罪死原克淨軍恐
益恣無憚昌國公墳塋工程多宜量減陵戶勇校
等役已優宜量限權璫大忌之以疾告累疏乞休
上勉留再四命內侍以醫來後二年致仕卒贈太子
少保謚惠安韶孝友謙恭以儒爲宗務精白其心
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澄潤淵永人莫窺其際
方不忤物廉不近名與人容禮甚溫而嚴冷自將
不可犯弘治初與王端毅何文肅並稱稱三大老
而儀狀歎然不稱寒士至法理所在毅色昌辭人
不可抑奪退處丘里以質儉起頽風正德中林尚
書俊上疏言先年何喬新與彭韶俱起刑部屬官
積官至尚書韶忠亮懿醇喬新貞方恭慎又各深
通經術諳達吏法以同任天下之重當時言完名
純德文學政事節槩皆屬心焉然韶道適中和危
言峻行諸謚法文正忠節之倫具有其質而謚不
稱乞如葉盛吳訥魏驥等特賜易名不報

皇明書卷之二十二

皇明書卷之二十三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上

何文肅公喬新字廷秀建昌廣昌人吏尚書文淵子也幼讀書發難輒出人意外而沈晦周謹動必軌儒賢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嘗師其家尚書贈以白金文綺謝弗受令曰吾以壽吾師耳非贈君也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爲主事歸葬卜地有顯人子孫貧欲鬻其先墓者衆謂此吉壤盍售諸喬新曰暴人父以

聖明書 卷之三十三
葬吾父吾不忍爲也進刑部郎孤介嚴冷持法平
端人莫可撓奪司分轄錦衣衛衛官校倚勢恣橫
司官多優容不則捃摭以報復喬新曰法者天下
之公安可枉也有犯坐如法有百戶逐其舅之子
而奪其產者掌衛事者喁右之持不聽悉奪產歸
焉衛官恚日捃摭其過不得聞乃相戒不敢犯時
部有大奏讞大章䟽難任者司寇卿一以屬喬新
倚重之陞福建按察副使會浙盜採壽寧諸縣銀
礦所過剽掠募鄉兵擊斬之奏減礦課之半捕海
盜控險設縣閩盜不得作表賢儒祠墓洪武初官

以牛貸興化民耕而歲徵其租牛物故而租入如
故民困病爲盡蠲其租政蹟高偉不屑瑣簿書陞
河南按察使諸貪殘吏倚強援莫敢詰盡鐫暴如
法鈞州民趙甲飲陳乙酒于肆醉夜歸溺河中訟
毆死誣服喬新曰肆民居櫛比誠毆也必有聞去
河遠負尸投之必有見者驗甲尸腦有沙石乃溺
死不當坐辯得釋開封竝郡境大饑大發廩賑之
附籍者六萬戶陞湖廣布政使荆襄大水躬拊循
發粟均賑荆民困徃不均則驗丁口登耗貲厚薄
列爲九等授後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督三關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三
兵會山西旱饑出倉賑糶者三十萬石虜自河曲
入塞伏兵灰溝旁掩擊之虜大敗去召入爲刑部
侍郎會虜擁衆寇大同殺邊將紫荊居庸日告急
敕巡邊練兵固險而宣言必搗其老營虜懼宵遁
又敕賑山西饑請內帑及驚祠部度僧道牒得粟
數十萬分部賑恤餓饑人䟽溝渠出粟償直全活
三十萬衆播州宣撫楊友欲奪嫡誣嫡子反遣卽
訊得實奪友官播州以安陞南刑部尚書䟽守備
內臣所侵奪蘆洲還貧民弘治初與王三原俱召
入爲刑尚書錦衣衛官校齋駕帖出入逮捕莫誰

何喬新言舊制衛齋駕帖者必給精微批所至比
號乃行故矯詐無所托乞給批如故便京師水乞
選官清庶獄以弭災且請禁京師民習胡語胡服
者執法嚴毅中外權有力一切請寄不得行大學
士吉惡之御史鄒魯規得大理丞而喬新所薦郎
中魏伸者得用魯恨之遂誣喬新得金錢爲妻氏
鬻獄喬新杜門諸考驗下諸根連人于詔獄窮治
卒無狀事得白而喬新竟請老去後交薦不起卒
謚文肅喬新性耿介勵行自矢不營私自筮仕訖
老不阿權勢不以愛憎爲賞罰長臬時都指揮武

成者德喬新嘗薦之賸以犀帶銀器喬新咲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成化中李孜省用事時右江西人公卿類偕以進惟喬新曰吾戒之在得時也敢自汗乎事不避夷險必行其正而精心禮學窮老手不釋禮經論者以爲有德有言合薛瑄丘濬爲一人云

倪文毅公岳字舜咨其先錢塘人也國初徙上元實都父文僖公謙以南禮尚書奉命祀北岳母姚夫人夢緋袍神入室寤而岳生生而神采瑩然玉立山峙目炯炯望之如神天順初入翰林爲編修精

詳安雅充經筵官每進講敷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暢上爲悚聽翰林本業文岳獨留心

世務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邊戎利害靡不畢綜弘治初爲禮侍郎佐耿尚書裕爲尚書所倚信尚書獨持大體一時儀文典禮茂陵升祔孝穆別廟多屬草草成尚書輒稱善不啻若已出人兩高之進左侍郎會災異求言與尚書疏寅畏七事已又陳八事略言今財匱民貧宜節儉爲天下先又言天下之土地有定而宗室之分封日增更數百年又將若何又言設官分職所以爲民近歲喜事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者率以添官爲經濟司銓者以添官爲疏通故額
外設官甚多民安得無困宜以時裁約又言減齋
醮省供應罷營繕數事 上嘉納焉六年進禮部
尚書內臣韋春誘西番夷貢獅子欲開海道爲利
岳力言獅本外夷之獸真僞不可知使真也非中
國所宜蓄倘非真豈不爲外夷笑乎且南海非西
域常貢之道宜慎防得斥遣去內臣傳旨召國師
領占竹于四川岳抗言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
矯僞 陛下初登太寶削奪斥遣傳聞四方以爲
盛德今復召且爲聖政之累京師大雨雹岳言宜

深求致災之由以回天意先是四方奏報災異禮
部類歲終一復爲具文岳按日月先後彙分條析
末復援經史傳時政懇懇爲 上言之改南兵尚

書贊機務秉正達變百廢畢舉十三年召入爲吏
尚書於用人劑量均停雖未嘗破格拔士而羸縮
弛張必各當其材大都以抑僥倖褒恬退滯淹爲
主昌言正色干謁潛阻或勸毋別白賢不肖大過
恐召怨殃毀令撓沮將不得行其志岳曰冢宰職
固如是岳學識優贍於經濟固長而狀貌魁梧又
足稱其志意於諸卿中獨推遜馬尚書文升然論

國事不槩爲苟同在禮部時文升言五嶽名宜從
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乞改封岳言北岳恒山
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年殆不可輒改昔軒轅都
上谷在恒山西虞舜都蒲坂在華山北未嘗援都
改嶽 上從其議時天下財力大耗文升卧疾嘗
上言今計無從出獨蘇松折糧銀價輕宜稍增以
佐國費岳爭曰馬公國元老言固當然東南民力
竭矣又復重困之恐因而生變卽誰執其咎乃不
果增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用兵文升疏言中外
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乞寢兵岳手疏嘆曰馬公誤
矣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露章云然得無示
天下弱乎不如請遣藩臣有威望者卽訊彼可靖
也岳廷議慷慨持正尤長於奏議一寫千言奏荅
暢達考古訂今會文切理下至瑣屑案牘吏抱案
前立運筆如飛略不經意就視之則宿構者不能
及而練事達體卽法家老吏不能增損也卒贈少
保謚文毅

韓尚書文字貫道山西洪洞人先世相州人宋魏公
之裔也生而丰姿山屹舉止凝重成化二年進士
擢工科給事中事不苟爲異而度事理當否物勢

便戾侃侃論不少借劾都御史王越冒功起釁薦
故吏兵尚書李秉王竑語頗涉兩宮時越附汪監
汪激 上怒逮文華殿訊考幾死後累官南兵尚
書 敬皇帝卽位實知文召爲戶尚書時訪咨以
政一日顧見文長嘆文頓首謝 上歎者何 上
曰朕欲理鹽法輒苦人沮撓今邊儲日急且奈何
文又頓首謝退上釐宿弊七事 上盡行其言太
監苗達征虜無効而日費途十金文論劾之適啣
甚請文督餉圖中傷而文復疏請追究羽流幻術
抑戚畹中貴占奪民田及舉正窩占引鹽乞罷織
造諸事皆干犯權倖怨誹叢集而文裕如也會
上崩倡大臣劾諸閹爲瑾啣特甚日令人拮據其
過會有納內府折銀淆銅鉛進者以不能防奸矯
旨奪官給事中徐昂以論救除名已復遣邏卒偵
諸途文乘一騾宿野店而去尋以廣東司失金逮
下獄罰輸粟大同前後三千石皆稱貸以給竟破
家瑾誅復官致仕嘉靖初加太子太保存問卒文
廓大遠永而親賢下善能抑抑隆損以咨詢遠猷
吏部請謚言文愚同甯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
而不弛於學謚忠定

周文端公經字伯常山西陽曲人父莊懿公琦起貢士至南京刑尚書寬大詳雅去官無田宅可歸寓居江陵以終經以春坊中允事 敬皇帝于青宮講文華大訓 青宮起立聽內閣諷言太子起聽勞公宜跪請太子坐聽也不從弘治初陞禮部侍郎曰吾故青宮官也條奏必傳經義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不可不允經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共疏請早朝勤政節侈費省遊倖止貢獻斥戲樂語多直切中傳旨問疏出誰手耿尚書曰疏名首吏

部裕實具草經曰疏草本出經卽有罪罪經時論兩賢之陞戶尚書諸王請河湖稅不與曰民力將不堪中貴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又不與曰鹽筴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公許出境私販者必多矣且壞法織造浙江者請竹木稅又執不與曰關征非舊且浙大水民困矣 上說給事中曾昂言國用不足請括諸省稅後金錢經曰國用不足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盡括天下財歸京師是剥下之道也不可事得寢中官傳旨請太倉帑金三萬兩爲燈

費不發曰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玩好內靈臺
奏增灑掃卒當給月廩又執不與曰禁地非外人
得入獨爲守者私耳清寧宮役議調山東夫七千
人經曰山東歲歎民匱甚民不可輒動請以部羨
銀顧役又抑壽寧侯所請旁近田語具土田記中
經在清散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守
正應變剝裁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與華容鈞陽
洪洞何旰江戴浮梁張安福竝列爲名卿闕禍作
無慮皆被難時禮尚書李傑南城張昇咸以持正
忤瑾意奪官

戴恭簡公珊江西浮梁人父嘯剛正有士行爲嘉興
教授造士懇至士思之愈久不衰珊承家學蚤自
厲爲無忝成化中以御史督學南畿已遷副使督
陝西學窮鄉下邑無不至約束堅明風雨不爽所
取士動以文藝占器識心術與年長短位崇卑咸
稱歷副都御史撫鄖陽時鄖陽諸府豪右多窟宅
流聚以爲利珊刻日聽自首練爲兵自製營陣法
兵益練蜀盜野王剛入掠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
罪匿不敢以聞珊奏其養寇而合湖陝兵誅其首
惡縱脅從千餘人事遂定九年陞南刑尚書改左

都御史召還院益振風紀精覈吏治考察京朝暨
述職官黜陟咸允 上嘗意有所誅殺親鞫大獄
諸司震懼失次珊從容應對時有開折 天威頓
霽 上知珊清慎每召見造膝面咨至移晷刻引
疾求退必優旨慰留若家人父子語具帝紀中十
八年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恭簡珊和粹坦中無
城府顧耿耿不苟合奉職守法不爲撓而意常近
厚祿仕四十年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而家無餘
貲敷歷中外所至有聲稱而學政尤著

張簡肅公敷華字公實江西安福人父御史洪沒於
土木景泰初以死事蔭爲國子生少有奇氣七歲
時里中有妖樹見恠卽指揮羣兒盡斬去不懾也
天順進士以庶吉士與華容同兵曹華容醇亮端
慤敷華方毅坦直竝見稱成化中叅議浙江處州
礦盜作且議兵敷華曰是輕病而重治之也請徑
往撫以肩輿入賊中撫之賊駭視曰果我公也皆
駢首聽命執十二人寘之法餘悉解散有中貴銜
命括古器敷華得劍一口授之曰盡矣或曰少敷
華曰少民乃安多括民不安少而民安他何庸恤
乎遷湖廣布政使以歲稔給粟散粥藥病掩齒高

直招商卑詞告羅修學宮資傭直以業饑者進副
都御史撫山西以歲侵奏增鹽池課補藩祿大同
歲餉多折納困軍敷華請太原北車可通行者聽
致米改撫陝西禁婚娶論財喪葬舉樂終南有妖
僧蠱衆爲亂事聞朝議洵洵馬端肅在本兵獨曰
張公實必辦此不數日敷華果授計山中父老縛
之矣嘗上書言制治在行仁富國在增戶口請招
撫甘泉一路流移并開鹽茶引納芻粟以備兵荒
以都御史總漕盡斥武臣諸貪刻者權貴干請拒
弗納時稱鐵耳張例漕司負筭者輒假銀太倉而
寬其息約之償敷華曰 祖宗漕法視地遠近爲
之費米有耗有淺有蓆有脚而軍士給月糧不啻
足矣今地遠近如昔費多寡如昔運四百萬亦如
昔乃貸以萬計則下利上攘所致且今貸而明償
償已復貸將負責益深是終無已時也歲徵有常
將安所取之自是不益多事耶執不許又堤高郵
寶應湖以便漕十八年以左都御史召還臺首請
嚴天下有司貪酷奔兢之禁讞重獄有寵臣坐法
或嘗 上意請末減執不可而考察京朝官多所
保全未嘗以帷箔不明之過棄木闔禍作矯致仕

皇明書 卷之三
已以楚中耗糧米三百石欲逮之修撰康海調瑾
曰公厚鄉吾厚省吾省愛張如父母恐薄之耶事
乃解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敷華風采峻凝矩度
尺寸不爽於義利介然閨門之內言笑不苟與路
夫人終身如賓平生未嘗與中官交通而功名之
際不事表暴宦人家無餘貲遺命無以悖入貨累
子孫儼衣冠揖家廟退終正寢始敷華讀中秘時
李文達彭文憲欲留官翰林敷華與劉大夏力辭
不就後皆與鈞陽廣昌浮梁並八座協恭宣翊爲
名臣在南都奉公秉法望重南都稱四君子蓋指
公與林瀚林俊章懋也子鰲山御史有風裁孫猷
今翰林

傳尚書瀚江西新喻人成化中入翰林累官春坊諭
德侍講讀夜必先具衣冠焚香按講數十過務積
誠意動 上心弘治中官禮侍郎會南本兵缺廷
推倪尚書往瀚爭之曰倪公何可寘之南或謂之
曰倪不往公不當次進乎瀚曰吾知爲國而已庸
自謀乎已祠部給度牒時僧道集京師數萬權貴
多爲之地瀚力言此輦蠹耗天下宜痛加禁革奈
何揚瀾助波乎今縱未能如 祖宗朝之制宜稍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三 年
賜裁抑遂改十年給度之制進禮尚書保定獻白
鴉瀚言鴉白必不祥不當奏西安獻玉璽瀚言璽
形制篆畫皆不類出贗作無疑且國家自有寶秦
政李斯之物卽真不必出皆關大體會諸州地震
率諸卿陳敬天勤民法祖修德汰冗官罷工役減
齋醮省供御三十餘事疏畱中又上言民心易感
在結之以恩天意可回在應之以實屬所陳事當
如抹焚拯溺猶恐不及而側聽弭月未聞 宸斷
何以回天意而感人心也言警切深至瀚性慎密
有矩度必事而後行在 上前舉步疾徐毫髮可

較畫疾請老不允則日理部事或勸其少休瀚曰
吾受 上知辭祿不可辭位不可於職事其敢自
佚哉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穆瀚嘗言應事接物以
身體之則無不當故自號體齋云

秦襄毅公紉山東單人也景泰中進士官南院御史
有風裁劾中官降北黃驛丞薦知雄縣禁中官捕
獵誣得貨幾不測縣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冤調
知府谷縣陞知葭州調秦州成化初知鞏昌所至
廉公有威禁官吏私市吏民畏愛歷遷都御史撫
宣大破虜柴溝堡以副都御史撫陝西秦府旗校

肆橫爲民苦悉捕論不貸秦王怒奏紘欺滅下詔
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
太息以聞 上親閱其貲嗟嘆良久曰紘官都御
史不小矣乃貧一至是乎立釋之賜鈔萬貫命巡
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體下之紘獨與抗
且密疏直諸橫擾事直還 上問各省諸撫臣賢
否直迎 上意首稱紘廉能 上出紘疏示直直
頓首伏地而口稱紘賢不置 上大賢紘而信直
益深弘治初以右都御史總兩廣克田州破海南
黎劾安遠侯景坐逮以臺諫交救免王尚書恕極
言紘廉直忠信不可棄改南戶尚書十一年致仕
十四年以邊警起尚書兼都御史總制邊整花馬
池鹽課開豫望城屯田前後捕斬虜九千修城堡
關塞凡萬四千所剷山厓三千里闢瑾革總制召
還部致仕家居十八年年八十卒贈少保謚襄毅
紘剛毅廉介歷官四十年位孤卿居僅蔽風雨妻
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卒未幾子孫有貧乏不能
存者

楊文懿公守陳字維新浙江鄞人也五歲讀書一目
五行下然大父教之精思力踐不以記誦文辭爲

能景泰中舉進士更三喪有禮益讀書充養官翰
林五品十六年不調或諷其援權有力者謝曰我
嫠婦也抱節三十年今老矣寧當白首改志耶

敬皇帝出閣守陳以學士與周侍讀經咸以名德
充講官時文華大訓成篇目倣大學衍義顧事涉
中官者輒刪去守陳曰是不足訓述其善惡具條
錄以進講大訓時太子以御制每拱立肅聽內

閣安顧言講官宜跪講殿下請坐聽守陳經執不
從上卽位柄臣忌守陳擬南吏侍郎上覽疏

留北上勸學聽政疏略言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

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誠敬君之大也臣於孟子
固非其倫然敬君之誠不能自己請陳之而陛下
擇焉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也又曰
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
外者博而爲致治之綱也陛下御極以來屏棄
珍玩放遠竒褻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而
堯舜可幾矣臣愚過慮保初猶易保終實難內養
弗深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慾心漸滋有初鮮終古
今大戒豈能終始如一而終守乎堯舜之道哉伏

望遵 祖宗舊制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御早年二朝以聽政大小經筵必擇端介博雅之賢侍班進講 陛下與之徵詰疑義曲賜清問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辨知行精一之功以及夫政事人才賢否得失之所以判天下古今治亂興亡之所以分必聖心洞然而後已日御文華置四書五經及 祖宗典訓其中輪閣大臣及講官居殿右廂時備顧問必使一日之間居文華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清惑散而理明一念之萌一事之動惕然警省務檢人欲而循天理則心常得正事常得中 陛下之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乞御文華門府部院六科各輪番列侍諸司題奏具揭面陳 陛下詢其事情而裁決之外省官入見令條列地方之事亦具揭面奏 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之其陛辭赴任者臨諭以職任而申敕之有大政則御文華殿召內閣府部院大臣各盡謨議以求至當許諫官駁正 陛下審處而慎行之諸司題覆召內閣面議而可否之凡大小羣工時優降顏色或詢時政或咨才賢以及諸司之利病兵民之休戚

年歲之豐歉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莫不
泛訪之忠謹者進諛佞者逐狂直者容恕謇訥者
開誘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用天
下之耳目爲一己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於外者
博而致治之弘綱具矣內外交養日深以宏堯舜
之道何遠之有若以精一執中爲腐談詢岳闢門
爲迂說日講午朝徒應故事有司題覆竝付司禮
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竊伏憂其所終 上溫
旨報聞後數年 上時召輔臣論政皆自守陳發
之時守陳在部佐王尚書恕侃侃持正論而尚書
爲閣學士安吉所忌惡欲危之守陳累疏請老且
言吏部進退百官此衆怨所集尚書恕老成公忠
然且不免人言於臣何有蓋爲柄臣發也詔本官
兼詹事專職史館乃太息言國家史事有三大闕
未舉也靖難後不記建文帝事使當時朝政與死
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輯補景帝已
復位號 英宗實錄猶稱郕戾王 王 疏留中者卽忠
信正義關國家大體者例不得錄乞宣付史館疏
未上而卒 上甚悼惜謚文懿以實錄成贈禮尚
書守陳孝友方正篤於信誼居常恂恂不勝衣而

是非利害毅然不回阻文辭詳雅讀經史獨見不
泥古弟守陞南吏部尚書官翰林亦清苦有文從
弟守隨工尚書二子茂先茂仁茂先刑侍郎茂仁
四川按察使世濟美其家弘治中茂仁以山東副
使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旣委劉大夏又差李
興陳稅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專委大夏而責成功
且言水陰氣也其應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
疏上爲內戚及中官所切齒詆爲妖言逮下獄科
道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

吳文定公寬字原博直隸長洲人爲諸生時卽以文
行負重望貢入太學一時名賢爭下之年三十八
舉進士第一成化弘治間歷官翰林侍讀春坊諭
德少詹事侍 康陵青宮內侍不欲太子近儒臣
數移事間講讀寬率宮僚 上疏言臣惟東宮講
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歲不過數月月
不過數日日不過數刻又間有推移甚且罷歇學
何自緝熙于光明乎古人八歲出就外傳誠欲以
離幼習親正人也借日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傳於
外 上嘉納寬進講都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
邪正安危之際未嘗不及覆爲上誦之 孝肅周

太后者純皇帝所生妣也而孝莊睿皇后本母儀六宮至是孝肅崩禮官議陪塋祔廟不能決寬以首詹與議衆相視以目寬出從容揖衆議臣舉曾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爲別廟証議得衷於禮語具禮儀志中寬宏厚淵穆好古力學兩爲吏部侍郎輒退避若不及及官禮尚書掌制誥衆屬望柄用柄臣忌寬名高已上輒不薦益冲適無少望曰吾始望不及此數引年不允卒贈太子太保祭賚有加禮謚文定王文恪稱其淵然之度粹然之學舉世競趨避之如疾舉世棄遺服之無斃非意相干不見其愠終身與處莫測其淺深雖儉人小夫皆知重其爲人而賢人君子亦自以爲不可及也又稱其文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明興文士獨推西楊有典則公無愧焉

儲侍郎瓊南直隸泰州人幼穎異年二十三貧不能娶母疾剗股肉和藥進母卒竭力營塋舉進士歷吏部考功郎留意人才所考注減否曲當交游稀寡弘治中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竝以言事謫瓊上言五人者旣以直

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蠻夷瘴海之間
毒霧瘴氣與死爲伍可憫乞還之風紀論思之官
宜有益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召用已試之人
上從其言又論救龐泮等不宜以言事下獄又上言
乞令史官紀注言動如古左右史擢太僕少卿禁
吏迎送除民煩苛及馬政積弊疏馬政便民者四
事明年以僉都御史總南糧儲局閑無事日專心
經史訪國朝典實輯之遷戶部侍郎沉重端毅中
貴同事者咸見憚時逆瑾恣甚公卿奔走瑾瑾愧
憤引疾閣學士東陽與瑾善允致仕且批瑾有才
望行起用居數月瑾誅再起諸倖佞繼用事益不
樂又乞休去自是屢起辭益力竟卒於家瑾淳行
清修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體貌清癯若不勝衣
而端默簡重凝然臺閣之器避遠非類門無襍賓
而惜才好善海內諸知名士咸見推引阨窮弗達
者必思以振起之邵文莊言持身以柴墟爲法終
不爲匪人累與學士大夫語必政事文學否則終
日端坐而已居常與家人言亦恒引古賢孝貞良
事無私昵語平生鬚髮爪甲不敢棄遺竟以殉歛
其祇慎類此文簡古多思尤深於詩冲澹沉蔚兼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晉唐風士林重之

謝祭酒鐸浙江太平人資性澄朗機神警發弱冠與黃文毅公孔昭友服膺儒素以古人自期成化元年以編修奉 旨校通鑑綱目因疏言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徒口呶耳惟上親賢講學以史書質經窮理義大原 上嘉納又疏邊事言受降東勝乃大河藩籬宜練卒養銳漸規收復進侍讀入預經筵丁內艱不起 孝宗卽位以薦起鐸先後在國子監律已率人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羨金爲祭酒費鐸盡籍於官均贍僚

屬構東西樓度經史刻其上北監廟街湫隘市地闢其斜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襚皆羨金不私入一錢請從祀楊時斥吳澄條上教人斂才之術引疾求去諸生詣闕請留者無慮數千人氣屹屹嗜義如渴非其書不讀非其友不交非其時不仕然家居孝友違養後輒無仕進意鄉人方正學死難沉湮者百年鐸收綴其遺文傳於世嫻知困乏者輒周恤然家無餘財節俸入爲之居常蔬食醴飲而已其後有魯祭酒鐸景陵人弘治中入翰林爲編修

閉門歛迹日沈潛於學歷司業祭酒端飭自勵日
危坐焚香讀四書五經口不言人過及時政得失
虚心約已而憂時濟世之志惓惓焉屢請告屢起
屢歸嘉靖中交薦不起卒謚文恪

黃尚書曜字孔昭以字行浙江太平人年十四父俊
官職方母卒扶柩歸葬而反道聞職方訃一哭輒
死翼日乃甦終喪家貧力學歲歎治牟粥雜芒粃
食之而易梁食其弟妹天順中舉進士授屯田司
主事著廉名調吏部歷文選郎凡天下州縣治所
善惡若人才賢否咸極意蒐訪比銓注令人與地

相適而參與論用之故事文選每杜門謝客爲名
高孔昭每延訪且注手籍無倦意每言曰國家用
人猶農儲粟儲之豐年卽凶歲不害人才得之平
日卽倉卒可用也今諸司考語得實者恒鮮吾復
無以盡吾心如人何或曰延訪善然迹涉嫌矣曰
心苟無他何恤乎嫌且便身而遺人吾不忍爲也
至持銓惟法不少借贊冢宰不用輒僨事故宰信
倚之滿九載考擢右通政使又五年陞南工部右
侍郎裁冗役繁節縮償逋課以萬計主藏吏以羨
金來饋孔昭怒欲白其事吏慙而退廠中掘地得

銅鼎綠如玉亟命工刻文廟字寘國學文廟中中
貴聞欲以獻以廟器而止詔大臣舉薦以應天府
尹樊瑩福建僉事章懋對稱得人王冢宰恕舉爲
侍郎以自輔臺臣交薦而孔昭卒矣孔昭體貌嚴
重不諛語不戲咲內行淳備於國家無間自奉如
寒士而施予不倦立義塾訓族友人卒爲撫其子
經紀歸其喪謝祭酒鐸言公在文選時見之每色
喜知賢者之得進或色憂知小人之不得退也嘉
靖中贈禮尚書謚文毅子備亦官吏部郎忠厚質
直孫綰有文行論大禮官至禮尚書 卷二十三

